經德堂文集

經德堂文集卷四

內集　　　臨桂　龍啟瑞　翰臣

傳狀六首　碑誌八首　祭文一首　哀辭二首

麻公家傳

公諱允光字樂山廣西臨桂人祖錫珍父福全皆不仕以公之子貴並贈武功將軍公生而善射能以手彈矢射飛鳥立下以乾隆丁酉科武舉授湖南常德營千總擢直隸宣化鎮葛峪堡守備嘉慶二年冬白蓮教匪亂陝西大府檄公以本營兵三百人協剿深入至沔縣轉戰皆捷賊偵知無後繼復戰公亟請徵兵來助不果應十二月二十二日軍於定軍山賊衆奄至我軍殊死戰賊復敗既戰公率將士拜諸葛武侯墓且命之曰今日之捷以寡勝衆特幸耳賊疾我甚明當復來賴

天子威靈戰而捷地方賴之不捷我將從武侯於地下爾軍士其盡力於是泣衆皆泣曰誰非受公恩者次日賊果至先驅策馬立陣前呼公名公自射之殪賊稍卻會其後援至包我軍力戰公手自盪殺賊數十人親身卒不滿百數十公弓斷手自發矢每一發輒殪一賊賊驚顧以爲神既而矢竭火藥略盡公登高阜望援兵不至曰不可爲矣遂引佩刀自裁事聞賜䘏如典禮公在軍仁愛士卒每戰輒以身先卒故人樂爲用先是賊所至焚民廬舍殺老稚驅婦女丁壯去雖敗益肆其毒公追賊急賊不獲逞漢沔之民德公聞公死相率哭祭爲祠於武侯墓側從公志也公少孤事母夫人以孝聞疾病穢溺不假手僕媪母夫人嘗謂人曰有子如此而長貧賤乎及居官與人言經濟必舉武侯以爲法手輯武侯兵法陳圖若干卷皆詳核可施行子長名國慶襲公雲騎尉世職官湖南衡州協副將

誥贈公武顯將軍如其官次榮慶廣西撫標左營千總次長慶廣西平樂協副將諸孫七維紀學謙維綱勇烈最著維緒廩膳生軍功候選府經歷縣丞與余善

維紀字卓龕守備君之嫡次孫也兄學敏有隱疾以世職讓卓龕辭不獲少隨父衡州任所嘗率五人入賊境禽其渠帥道光二十七年逆猺雷再浩倡亂於全州之西延官軍敗弟學謙死卓龕痛之甚與弟立齋募卒三百率往助戰逐賊越境卓龕以是有聲粵楚間二十九年楚賊李沅發竄入粵卓龕隨叔父平樂君及弟立齋往禦比戰賊卻退當是時賊見麻家旗皆反走卓龕以是授廣西左江鎮右營守備

賞戴花翎方入都引

見而武宣土匪陳亞潰之亂作撫軍鄭公祖琛督師平樂留卓龕襄其軍

事手批口答無少閒遂得瘵疾歸未至其家卒卓鑫居家孝友甚篤與人言溫婉如處子嘗有悍卒侮之不為校比戰有功復賞之人以是服其量鄭公嘗謂卓鑫有儒將風逮其歿哭之慟後每與諸將帥語未嘗不流涕而言卓鑫也

學謙字靜庵衡州君之四子少隨父征海疆隸果勇侯參贊大臣楊芳營侯亟以忠孝許之而惜其不壽卒如其言以功

賞戴藍翎擢行營領外外委歸粵西伍雷再浩西延之難靜庵奮勇請行隸左營守備李君廷揚留次梅溪口賊阻溪立寨勢張甚靜庵取大木為橋執旗揮衆進衆從之濟靜庵舍旗持刀入陳賊皆辟易嗣偵知我軍三百人無後繼遂集衆合而進靜庵仗刀潰圍出已而聞李君及把總馬君瑞春尚陷賊乃復入手自刺殺數十人李君見急死馬君揮大刀斫賊深

人不得脫倉卒死靜庵獨力戰身受三十餘創項幾折自裂裳帛裹束紮完禦予持短刀徒步鬬賊力盡與僕胡廷魁俱被執叱之跪不屈賊楚人有知其爲麻公子者爲之請將釋之靜庵罵曰人豈受狗彘憐擲階下石投賊遂遇害廷魁乘間逸始知靜庵死節事大府以實入告

天子憫悼逾格

賜雲騎尉世職

敕諭祭葬

維綱字立齋少負氣不屈於人善讀書然自以不能爲儒生每讀未嘗卒業援河工例議敘把總靜庵西延之難與兄卓齋募義勇往助戰生得其

仇臠割之敘功

賞戴藍翎道光三十年柳州土民爲亂立齋與叔笅平樂君戰賊都咸堡

官軍敗績扼溪水不得渡立齋以其騎易叔從看輿而自持短刀步從追者至殺數人後賊騎大至平樂君以其騎濟而立齋自投於溪事聞照把總例賜卹初君兄弟家居以武勇著閭人皆稱曰麻家將不數年君兄弟相繼死而粵盜益熾事壞吾鄉之爲將者亦幾於衰息矣

論曰余於咸豐初元歸里時始得交衡州君從子間時里中多盜文武官吏狃於習故而寬政弛衡州君以爲憂維緒於其兄弟中獨著爲交時就余述其家世義烈事因慨然令人思將材之重夫君家三世仕而祖若孫之致命者三人以死勤事者一人雖不令終未可謂爲家門之不幸也然皆殂於壯盛不獲以功名顯此其尤爲可惜者哉

何雨人家傳

吾鄉自逆泉倡亂盜賊多而兵力弱外州縣與賊密借助於團練近年以鄉兵復城禽賊者興安團練名最著實吾友何君之力爲多君諱霖字甫人邑北鄉長樂團人也少讀書入學爲廩膳生抗志高厲不屑屑治章句爲舉子業性沈毅有心計嘗以術役致邑中貧富人莫測也咸豐三年五月興安土匪王狗滿趙庭蘭等起事據縣城因其令君聞變先以老弱藏鄉僻善處而與族弟進賢急走省門求援中途遇賊目劫君入其營君詭辭脫進賢而身入見其渠帥賊素知君名聞君至皆喜酌酒君謬爲甘言傾吐心腹談笑飲啖自若酒酣因謂王趙君等舉大事而不先收人望邑中如某某皆巨族能用衆儇人心不附其何以濟衆曰吾輩固亦念之特招之不來耳君詭衆若假吾利劍一良馬一吾往說若輩如反掌賊帥大喜如約君詰旦即以邑中賢豪蔣方第等六七人至皆詭說稱賀歸心聽

討賊盜蕃信君不疑君因得就蔣君密約舉義會官軍自靈川擊賊獲勝賊分股攻全州者亦不克而敗數日間脅從逃歸者無慮萬人六月初六日晡君見賊營中耳目非是恐謀洩賊將先發乃乘閒歸告蔣君質夜集鄉兵縛諸賊之在北鄉者而以餘丁分途守隘君與諸豪帥鄉兵爲三路攻縣北郭初七日食時將及縣而君前所約之西鄉團首岳峙楊映蘭等亦以其兵至賊倉卒不及備其黨率先期受君鉤致或反爲我用賊首王狗滿以下皆就縛興安羣盜悉平初九日官軍至獻捷會有攖邑紳功者故君之賞不時及而君已於次年十一月戰死矣惜夫君自以鄉兵復城後口不言功伐獨以爲鄉邑姦民多官吏皆釀患不窮治君與蔣君方翁議捐助設守備申禁約違者治以鄉法父老知君意且樂爲助而僉人輒不便賊黨恨君及蔣君次骨歲十月恭城賊陷灌陽君與蔣君各督所部

鄉兵守邊隘積月餘賊不敢過君方欲以計困賊聞他賊有自平樂來會者君與蔣君議增調丁壯移營前進遏之便十一月二十日師次茗田賊大隊忽旁從大風坳出鄉兵僅五百人續調者迫未至君與蔣君急麾衆抵禦力盡遇害賊遂由茗田陷興安縣城文武官吏相率走避而君室廬之在北鄉者亦蕩然盡矣初君禦賊時其父某挈君之孤避難於省門故藉以得全而蔣君之猶子從死者二人北鄉團正同死者四人丁壯陣亡者十餘人吾鄉之述義勇者必嘖嘖稱曰興安北團也

論曰余於興安之事始識何君君狀貌不逾中人其機警靈變則天性然也方君與蔣君主其鄉團時立伍伯設名捕餉致匪人不少恕或以苛察越職譏之余寓書以詢君復書侃侃持論不少屈蓋其中確有所見而不可以浮言奪也夫議君者曰越職行事則居是職者之不能事事可知也

令君死而尸位存焉顧無人以越職議君者何哉

皮鞾和尚傳

和尚不知何處人嘗居黔之桐木嶺無冬夏著皮鞾世謂之皮鞾和尚云桐木嶺者黔貴筑之西北鄙也地故有聚百餘家雍正乾隆間荒旱夭札十去七八存者尸十數亦旦夕徙去和尚至止破寺中與其父老子弟約若能聽吾言一年可以飯一盂二年衣食完三年後可大富衆窘促則俱聽命和尚乃案戶籍其老壯婦稚其家之歲入者幾何用者幾何馬牛雞犬之畜犂鋤機杼之具養若存者幾何旣則令男力於田婦織於室老人年六十以上日織屨二雙而令孺子持入市和尚朝則出督其衆夜歸然爇炬閱諸家出入帳簿計口授食有餘則各爲之扃鑰而加封識焉衆不敢以請亦不之給暇則自植茶樹徧山坡下山土燥故宜茶穀雨前採獲

若干筒筒售錢二百四十點人以桑皮紙爲筒一筒盞一勸也和尚始爲約時衆姑信之久之覺其言驗愈久則深信不疑和尚亦樂爲經紀無少倦閒時輒聚其衆教以孝弟忠信勤儉之道使老者無相虐壯者無相陵其童子授以孝經四書章句口講指畫若老學究數年後計其所入食浮於人財儉於用乃召其尤富者指所藏而授之以其籍令自爲謀其稍歉者則又緩之不數年亦各持其籍去則皆已成富室矣和尚不持偈呪不傳徒自初往至其卒顏色未嘗衰老衆呼之爲祖公嘉慶某年月日祖公死衆即其寺立廟其茶之種於陂隴間者蓋至今爲利云

贊曰余聞之黔劉慶埏曰方和尚卒時人有自楚來者云自其爲童子時見之長沅寶慶間年八九十歲計其卒可年百餘歲矣劉君長者述其鄉里事嘗不妄余獨謂和尚煦煦謀人家室有古循吏父母斯民之風世固

有甚惡於僧徒嘗欲掊而去之者其於和尚嘗何如也

老僕秦壽傳

老僕秦壽者靈川縣鄉人也自爲童子時已服役吾家性謹慎未嘗有過失然戇直不能容人同儕忌之而無緣以攻其短方是時先大父以舉人得教官待缺里中先伯父亦會試往來京師老僕皆常從伯父再試不售憫其勞將別薦之老僕曰奴之隨主來非爲利也如爲利奴將自求之庸俟主人言卒從先伯父以歸先大父之教諭於武宣也地瘠苦租俸所入僅給八口衣食老僕依之無慍色闢學宮隙地爲菜圃蓺瓜豆先大父母食之而甘老僕閒有所得則用以沽酒飲未嘗不醉醉後依檐楹閒卧酒氣蒸騰撲人鼻先大父過其旁以杖叩之亦不知也暇輒好讀稗史小說立先大母前口講手畫道古人奇節至行可傷感事先大母泣老僕亦泣

某孩提時往往從旁觀之以爲笑先大父遷柳州教授不數年而歸老僕仍隨役於家然其精神益衰老矣淸明日告歸上冢與其鄉人纏綿歡讌數日後復來自入門至中庭逢人卽嘵嘵作鄉語衆始不解其意已而皆大笑其眞率樸拙多此類道光十年庚寅以疾終於吾家年七十一無子女一亦先老僕卒始老僕在吾家幾六十年雖任事然薄宦未嘗有以酬其力逮家君及先伯父仕時老僕或因遠不去或已故不及事事家君及先伯父者多浮薄不可任家君常悒悒念老僕不置云

贊曰自吾髫齔時老僕常抱持入學暇則導遊黌宮泮水間余時幼第愛老僕之能徇吾樂而已豈知其爲賢哉觀其不以主榮辱易志此與士之立節者何異余故表而出之並叙其性情言貌使吾家子弟觀之猶有意乎其爲人也

先大母事略

先大母姓王氏祖某父某世爲靈川縣人吾曾祖昆仲二人先大母其季也先大父始娶同邑朱氏生伯父及二姑母而歿曾大母閔諸孤幼非得長母撫字恐不得幾於立聞大母之賢而聘焉蓋三十有二歲而來歸歸之日威姑在堂娣姒方壯諸小弱牽衣把臂朝夕喧鬨如沸大母上事以誠孝撫下以慈而和以接於姑姊妹間曾大母性嚴切嘗謂諸婦曰自汝等入門卽一肩褙之微未嘗不以勞吾慮也先大母肅立聽之無忤色逮曾大母歿先大父以大挑二等爲本省教官後數年始爲吾父娶吾母而挈其室以行方是時先伯父亦以舉人大挑出爲福建知縣教官故寒素而先大父素節儉大母維持左右朝夕饔飧之計不求足於外舍在武宣時嘗於署後隙地督家奴植果樹瓜韭大母時時策杖攜吾往觀之以杖

擬壕間野菜命女奴捋采歸煮以一釜輒甘美可食憶幼時常從先大母食之至盡今長矣於人世珍錯無不嘗者然獨往往憶釜香騰盈几上時也先伯父歲時嘗寄俸供老人甘旨先大母得之未嘗以置齒珥衣服皆分以賙戚里之貧乏蓋積數十年如一日道光乙酉始隨先大父歸老於桂林丁亥臘月忽中風不能言獨顧吾父微笑遂一夕以卒初大母待年於家比長來歸老而見其子若孫皆有成立嘗顧戚鄰女婦之年長者而言曰若勿憂吾年三十餘始嫁今何如也於是衆皆羨歎以爲不可及生平自奉尤儉薄吾父母每謂吾吾今及汝之所食皆吾母吾姑之所積也於是謹錄而次之於左

先大夫事略

府君諱光甸字見田姓龍氏世爲廣西臨桂人自　始祖慶誠公歿於康

熙朋始有墓在邑北飛鸞橋中變故莫知其籍之所自來四世至　府君

之曾祖

貤贈文林郎諱鎮海　祖

貤贈奉政大夫諱翽旨潛德弗耀　父

誥贈奉政大夫諱濟濤始以文學起家由乾隆甲寅

恩科舉人　大挑二等借補潯州府武宣縣儒學訓導推陞柳州府儒學

教授始娶　朱太宜人實生　伯父福建屏南縣知縣諱光輔繼娶　王

太宜人爲　府君所自出　先王父壯年奔走衣食　府君耑從　先伯

父授書還　先王父選得教官吾　母黎太恭人亦來歸遂攜其家赴武

宣學署　先王父性剛正訓課子弟尤嚴　府君晨興入塾夜分歸寢

先王父弗勞而所業益精然其躬素茹澹勤儉自將實遵　王太宜人之

教爲多府君旣天性質厚文少年無紛華綺麗之習惟知以發名成業爲事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由附學生中式本省鄉試舉人四與於禮部之試道光六年　大挑一等分發湖南同籍候咨而　王太宜人於次年正月以卒後三年十二月　先王父亦卒　府君釋服赴湖南已踰咨取之期故到省卽委署辰州府溆浦縣　府君釋褐初仕諸吏人僕從皆耆滑吏事屢以財賄相嘗試且怵以不如此則事難辦治　府君毅然一出於正誓不染毫髮私聽決精明雖老吏不能過要在不留獄訟凡造於庭者皆德之未逾月稱神君焉後數年制府林公則徐以閱兵過其邑　府君已移任黔陽赴行臺謁見溆浦之民張鐙綴彩迎　府君者所在成市林公問得其實遂大加賞異則　府君之施於其邑者可知已署溆浦僅一年比受代吾省士民扶老攜幼攀轅泣送有望舟帆弗及坐江岸號泣不忍

去者大吏察知　府君實復檄署長沙府湘鄉縣湘鄉較漵浦尤繁劇　府君亦
府君為之不懈益虔姦吏讋服有清慎勤明之頌屬旱災方告　府君
以檄調武闈事入省未暇厥施當事益以　府君為能留讞局逾年審結
京控案二十餘他案數倍之人有饋者苴求直其獄者　府君曰吾自為
州縣時尚不肯於詞訟間取一錢安可於讞局而倍其本心嚴卻之卒治
其案如律以資序題補沅州府黔陽縣黔陽與漵浦鄰境　府君在昔之
政咸所飫聞至是則皆舊　府君一以治漵浦者治之優游歲月百廢修
舉農安於野士奮於庠婦人相從夜績機杼聲相聞外戶不閉邑有妖神
惑眾以擲石為戲餌傷人得不死　府君毀其廟投其像於江又龍舟會
聚眾無慮數萬爭競鬭鬭歲有死者　府君禁革其俗大吏下其事為諸
縣法　府君在黔陽幾四年利靡弗興害靡弗除暇則與學官弟子講論

文藝修復古蹟之湮沒者如唐王昌齡芙蓉樓明邱氏月沛園皆率賓僚賦詩紀其盛故邑之賢士多願從之游　府君益以此神明不衰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調補常德府武陵縣縣爲滇黔入都孔道客使往來無虛日迎候供億之繁倍勞於民事　府君恆鬱鬱不樂謂不如在他邑猶得專意於民也始　府君在黔陽已爲湖廣總督長白裕泰公明保至是巡撫吳公其濬又以　大計卓薦均奉部文調取引　見而不孝敬瑞亦以是年初入翰林乞假歸遂侍　府君北行以十月初十日到京引

見越一日

召見

天顏溫霽訓勵甚厚逾月

特放浙江乍浦海防同知次年七月赴浙抵任自暎夷犯順乍浦地經蹂

蹴　府君至爲之愼海防嚴緝捕查戶口以絕外來之姦匪設班夫以安寄籍之游民而於私貨偷漏出洋爲國課所關者尤加嚴焉由是黨其利者不悅輒思有以中　府君蓋視事年餘而果有調省審案之檄仁民卽訴於當事請留　府君不得則涕泣攀戀如去楚之黔陽溆浦時比到省撫軍梁公寶常以仁事相責讓　府君爲剖陳是非利害切直不阿撫軍默然而心善之復于同任次年正月遂別委署玉環直隸廳玉環與仁浦皆海疆而玉環四至皆海　府君在仁浦卽得所以控御巡防之法因而布之民益以安未逾年復受代去當事者旣謂　府君不宜於仁浦而海疆人員例不便久閒復委署台州府同知先是台州同知駐札其郡之家子鎭然多在省不赴卽赴無公廨棲止百餘年來地大物衆民不得治姦邪以生至是士民合詞請於撫軍以

有官彈壓爲便會嘗授者以事他去大府旣重 府君才且得有辭不令
回任浦任也遂被檄委署 府君心知其難然不可辭則姑試之始至圍
鄉紳家決事未三日民望大洽惟恐 府君之卽去也 府君亦自以爲
在會城趨走無益不如得一隅自效況士民愛我何忍去之遂爲之改弦
更張諸事掃地赤立不及半年而公署立市廛橋道修姦宄革心寇攘屏
跡海物麇至豐年穰穰 府君方毅然欲竟其治而藩省又以卓薦引
見來調矣自道光二十七年九月不孝家
恩命視學湖北卽請 府君暫可乞身就養 府君諭以汝受恩深重我
年力壯盛且處海疆要地何敢退閒遂去年六月入都偕 慈人繞道來
鄂而不孝適蒙重留視學之命 府君遂以九月初六日自鄂入都十月
十五日至京引 見後五日出京孰知至河南許州之丈地鎮一夕整衣

僉無疾而終嗚呼痛哉憶自八月十三日到鄂計就養署中者三旬餘耳
嗚呼痛哉　府君自爲舉人時以館穀仁及親黨　黎太恭人復助成之
後官於楚越養族婣之孤寡者六人與之餼者又五六人遇設立書院義
學孤貧口糧及修建橋梁道路刊刻書籍立斥多金不吝而自奉樸素過
於儒生少年豪於酒比作吏遂不近盃勺又精於繪事筮仕後亦屏絕不
爲恐以是妨民事也性剛直好面責人過受之者當時或不能堪久而見
思其言平居木訥若不能言逮聽受詞訟則剖決如流與民煦煦作家人
語善處事之曲直得法外意然不時覯律例也嘗曰王道本乎人情吾之
心即律矣又曰吾爲吏無他長惟不留獄耳每去官之日銀餘於庫粟餘
於倉斥候修明廨宇鮮潔後之人以樂爲繼焉故湖廣總督長白公明保
之奏有云居心醇謹辦事精詳歷任縣事有年於詞訟案件隨到隨結民

無掩累筆舊循聲當時以爲知言　府君生於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子時卒於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子時享年五十有八著有宰黔隨錄一卷防仁日錄一卷刊行問世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以卒之次年二月二十五日葬於南關外崖陀廟橋界嶺之陽子一　郎不孝啟瑞道光甲午科舉人辛丑考取內閣中書以是科一甲第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丁未　大考翰詹升授侍講子婦劉氏女四長早逝次適永甯州舉人韋世炳次適同邑附學生況顯生次未字孫男二維棟維梁孫女二俱幼不孝自　府君作吏後恆往來京師中閒隨侍聞教之日蓋寡又臨歿不及親含斂不聞易簀之言抱憾終天昊其有極伏念府君受祿於公盡心於民雖沈淪僚佐無日不以致身報國爲念積年勤瘁終於正命稽諸古經上應銘法輒用強顏覗息恐先人之治績不彰苫塊昏迷觕述厓略

伏乞

當代大人君子加之采覽如蒙矜恤賜以行狀墓銘哀誄俾將來之傳循吏者有以考焉則不孝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不孝輯　府君事略既成　太恭人讀之而泣曰嗚呼汝父馳驅於外十有七年於民事所當為者捐一身殉之不恤其孤行已意則生死利害之說弗能動也吾事之久故耳熟焉汝小子撫志之以補其闕記在黔陽時村民有楊姓者僞稱其始祖某受明封爵為溪侯廟宇閎侈黷亂不經支祖之冢而列於堂者以百數汝　父稽之邑乘黜其僭妄收其像而納諸庫去官之日聚而焚之其族姓數千人惕息莫敢動乍浦姦民於海塘鑿人墓為隧瘞身塗面晝伏夜出哱而擄人行者為之戒途汝　父夜巡至其地諸役跪馬首諫弗肯進汝　父叱退之而自執一炬以入盡得羣匃

寘之法又妖巫自言神降其室以藥草療人病輒愈求之者坐其門如市尤善爲女子按摩療蠱其子因藉是逞不法汝　父親往禽治之而以所得數千緡入公盡其生平務除民害而不爲邪說所怵如此其追捕盜賊往往以身先率屢瀕於危亦適有天幸得無事每於宵分人靜朔風慘慄輒捕繫賊徒數輩還盡夜鞫治民之隨而觀者異口稱快其鞫他獄尤不辭勞瘁退而歸寢嘗手足僵冷氣憊終夕不休吾甚傷而勸之不吾聽也於民則愛若子弟與之言必於孝弟忠信嘗對兩造反復開導至感悟泣下故獄咸得其情朔望必宣講

聖諭廣訓有事四鄉亦如之自爲木牌十六方大書條目於上遇講某條則自捧木牌拱而立大聲言今日宣講某條然後入坐紳耆以次相敘汝父爲之口講指畫隨文生義愚氓咸知感勸用是爭訟寢息盜竊日希

在官遇

萬壽聖節及冬至元旦諸令節終日服蟒袍如其期延賓僚飲讌鼓樂雜進歡愛見於顏色曰吾儕一食皆

聖明之賜也安可以令日而不同其樂乎台州巨盜某最豪橫爲鄉民害官莫敢究汝　父一日赴集場宣講

聖諭令幹役馳往捕之倉卒就縛當場械其頸歸人以爲神其因事用智諸爲民除患者是類也汝小子其志之不孝伏泣聽受謹撮敘其事綴於左方俾我後之人勿忘又將使世之爲吏者或有取於斯也不孝敬瑞泣血再述

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南河道總督楊公神道碑

公諱以增字益之一字至堂世爲聊城楊氏以道光壬午進士分發貴州

補荔波縣知縣爲護巡撫吳公榮光明保調貴筑縣再擢至興義府知府爲巡撫長白公嵩溥明保調貴陽府歷升湖北安襄鄖荆道丁先大夫趙太夫人憂歸服闋授河南開歸陳許道三擢至陝西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巡撫林文忠公特保

成廟卽以公後林公回晉告警

命署理總督捷書至仍

命旋陝二十八年授江南河道總督咸豐元年以豐工漫口革職留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薨於位奉

旨開復革職留任處分照軍營病故例賜卹嗚乎賢哉公起家縣令敭歷膴仕躬秉節鉞人不以爲倖三登薦牘而人惟恐其遲也不以爲濫及居河督受譏也人皆諒其忠且勤而不以爲過比其歿也人皆思之公少治

經學爲高郵王公引之所重及仕爲令先教化後刑政有兩漢循吏風權
長寨同知日老吏一人常侍側每訊一獄輒首肯太息比去任哭而送曰
小人年七十矣未嘗見此慈父母也荔波苗號難治公日坐書院與諸生
指授文字而苗民俛首帖耳爭就役恐後同官驚服以爲神居貴陽清積
牘數百平反黎平府頂兇案姦以不生任襄陽民婦有獨居而汙於盜者
無賴子譏詬其門婦憤自殺官繫詬者掠治誣服公察其冤捕諸盜置之
法任甘泉民有以子婦爲倡者強之不從箠死而以忤逆告公察其傷甚
鞫得其情旌女而論某如律時久旱禱雨立降人以爲祥刑之應署甘肅
有履勘邊地之
旨公奏記大府謂西陲瘠貧地畝獲無幾苟驟議加增必民不堪命大府
雖不盡用然升科復停者數十縣卒賴公言任陝藩賑饑慎擇官紳使互

相稽核惠得下究流民用鳩任巡撫以三輔民俗樸厚大災後元氣未復諭屬吏務休養生息毋煩苛擾民蓋公自守令以至封圻無日不盡心民事惟

宣宗皇帝知公實心實政足以匡時濟艱故未幾即有總督南河之命方是時海疆新用兵府藏支絀公滌除封靡嗇縮將事烈風甚雨宵寢必變蓋瘁心與力者七年及咸豐元年秋汛溢於豐北

天子卒知公特寻譴議者持嘉慶初元成議謂河北決將不可塞公卒不忍貽害於民獨剋期以春鋪趲事隄方合而敗者再公喟然深自咎責謂不能保乂民以致貧國也於是逆泉陷江甯東南人心震動公所駐清浦莞南北門戶平衍非扼守地皖豫捻匪又摇足即至公徵兵召募時勤訓練寇攖屏迹黔黎獲安遂以積勞致疾不起

今天子聞之軫卹有加
兩朝恩眷終始備具蓋自粵匪倡亂後疆場之事日益以瘁衆始慨然於
人才之難顧一二慷慨激發之士平時務爲恢張以蘄求名迹疏於民事
而民亦不獲其利顧遠時勢艱阻輒俯首歎其無濟然後知公之慤實安
靜不爲赫赫名者果足以得人心而集事也公事繼母至孝晚爲丙舍讀
書圖雖貴且老不忘其親篤於師友氣誼既仕酬其塾師葉石農先生尤
厚上元梅伯言先生公同年友也亂離後公迎養淸浦署刻其詩古文集
嘗作志學箴以求己依仁爲務蓋其學有本原如此曾祖諱帝錫候選郎
中祖諱如蘭候選州吏目考諱兆煜嘉慶戊午科舉人卽墨縣教諭母和
太夫人繼母趙太夫人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妣皆一品太夫人公始
娶徐繼娶朱皆一品夫人子紹穀雲南大理府通判本籍團練加同知銜

紹和二品廕生咸豐壬子科舉人內閣中書女四人劉蘭緒李慶翔鄔夢麟劉廷桓其壻也孫保彝孫女一人適李孟甫公薨之明年二月歸葬於某鄉某原紹穀等書來乞文啟瑞以年家子不可辭乃撮掇公名績之大者揭於墓道之阡銘曰

吏乎儒者惟古是師燕處澄觀先繩己疵吏乎循者惟民是毗保我室家如勤己私公全體之爲國藎臣飭鉞再秉遘此艱屯洪河潰蕩齊魯之郊公紬眾議閔念劬勞崇隄再圮曰臣之罪寇環於門吁財之匱公心用瘁公疾弗瘳以勤死職歸神首邱丹旐綠旗於聊之里纘我昌後施於孫子

陳梓丞墓誌銘

君諱泰熙字梓丞臨桂橫山陳氏祖鍾璐太學生父蘭符嘉慶甲子科舉人君爲諸生時已有聲黌序中道光十四年舉於鄉二十一年試於禮部

揭榜前一日得暴疾卒年四十二君爲人內行篤實德修於家其自處以儉約與人交無少長皆敬而愛之終日未嘗疾言遽色顧自放於酒生平所不如意及世俗事之少可喜者輒於酒酣時發之人皆曰陳君非鈍者特有所歛而不肯爲耳比計偕留滯京師旅居閒寂猶時時寄於酒以自適有邀之飲者未嘗不去去或至醉人皆謂君之有樂於此也孰知竟夭其天年以死悲夫橫山陳氏自文恭公而始大世所謂桂林相國者也君於相國爲族曾孫能守其家訓一言動必以禮法作爲文章寬博有度使其表見於世必有繼先德而無愧者而卒至於此惜哉余少與君同肄業書院君年長於余而能不以所學傲余余自視退若不及以此兩人益相愛既同爲舉人同集京師則相愛益深乃余又與君同爲進士而君竟不及見此則可哀也已君夫人周氏能食貧佐君經理家政前君數年卒君

以此忽忽不自得有子男三人敦仁敦厚敦書敦仁聘同邑朱氏御史琦之女也女二人次許字某氏老母在堂介弟先喪黃髮稚齒焭獨無依其卒也同年友及鄉人之官於京師者皆竭力為之賻既以供其葬費又將以餘者經紀其家君卒後一年余請假歸詢君已葬於某鄉某里尚闕爲銘吾不可以不銘銘曰

孰謂其窮而與於榮孰謂其通倏遘於凶豈天之欲昌其後而不使有於其躬我銘俟之繼嗣之隆

誥封中憲大夫兵部職方司主事薌村呂君墓誌銘

咸豐五年乙卯十一月二十日吾友呂子薌之尊人薌村府君以疾卒於家明年二月訃至京師啟瑞及鄉人弔子薌於館舍及歸抵家葬有日乃以行狀來請銘案狀君諱崇本字守初別字薌村姓呂氏上世自閩入粵

爲鬱林之陸川縣人祖諱啟善考諱麗山國學生君九歲而孤與母龐太
恭人依倚爲命豪强有陵逼吞產者太恭人輒以計卻之益勉君刻勵振
先世業君幼承母教不儕凡童年十九爲學使熊公拔第一補學官弟子
列優等食餼比鄉試數不售充道光三十年歲貢士候選訓導以子貴累
封中憲大夫兵部職方司主事葬父歲盡一紀至墓所猶哀感動人居
母喪盡禮不延僧作佛事曰吾母守節撫孤可告無罪何佛之靈女兄有
旣嫁而歿者君收卹其子女貧老者置贍田周給之外姑與媳寡居嗣孫
幼弱君爲幹其家事使立門戶七世祖安德公墓產斷課族人多被逮君
別區田納官糧使後無逋累寡婦某子不肖罹於法君卹其飢寒得不以
無子憂死嘗曰吾力綿薄施由親始敢望博乎蓋君行淸篤尤以睦親收
族爲務非徒以朝夕緩急博一時豪俠名也然里居排難解紛肩鉅任怨

如修宗祠建義塾修城垣表節孝練鄉兵諸事君見義必赴不諉人過不
尸已功歲時慶弔必以身至親賓過從雖黍肥粢穉齒未交送必踰閾鄉
之人稱碩德長者居平持身以先儒格言呂子節錄諸書爲法於鄉賢陳
文恭公暇則讀書之言尤有警悟至老手一編不釋教諸子先品行後文
藝子薌供職京師手書戒以虛心努力勿替厥職嗚呼君可謂愷愷君子
矣自古者選舉之法廢士之賢而有才者或終其身不得與乎一命之列
而猶幸其德施所及可以式化一鄉以補官吏政教之所不逮如君者所
謂歿而可祭於社者耶君夫人鍾氏有子男四人長錫瀋道光己酉科拔
貢生授兵部武庫司七品小京官游升職方司主事兼司務廳事子薌其
字也次錫桓先卒次錫旗邑廩生次錫瓚女二人皆適士族孫男九人曾
孫男一人語稱仁者之後必大考於君其信子薌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某

鄉某原銘曰

呂祚於周世有聞人君實粵產始家於閩要以子貴旣撒且佩亦以德施政猷攸遂內望而敬外誼而恭將榮厥胄不偶其逢石湖之津荔山之側峨峨佳城鄉士是式

穀城縣知縣表兄黎君墓誌銘

君諱椿字樹堂廣西靈川人余外祖之嫡長孫也外祖諱方暄潛德弗耀外祖母李孺人實生舅氏嘉慶癸酉科舉人羅城縣教諭諱元昌君考也才豐處約未竟厥志慶鍾於君君幼有至性母周孺人多疾君扶持婉順若處子孺人忘其疾稍長爲弟子員名冠曹偶與從父弟楷同舉道光己亥科鄉試咸豐二年守省城功議敘知縣

賞加五品銜後三年銓得湖北穀城縣知縣余時奉母自桂林出與君遇

於襄陽君慨然念家事欲告歸余謂君儻欲歸則無如前之欲出者何且時地尚可爲君歸恐無以爲出計也君用是中止抵穀城任余時以酷暑留滯沔北秋八月奉慈人省君於其署君喜肺附骨肉見過每談家事至丙夜無勌容而句稽公務衡石自程案無積牘門不留賓公堂內外斬斬就緒方是時楚北下游及北路皆宿大軍而以襄鄖一隅完全之地資其供億州縣勸捐抽釐郡符承台檄下靡密繁碎地方官欲盡爲之則大不便於民欲不爲之則無以應上求而重獲罪君審量事勢補苴罅漏家至戶諭除煩去苛民皆曰黎令君儒吏也是無以惡法苦我者民用大和事以辦治穀城俗好訟而吝嗇趨便利纖芥小嫌輒鳴冤署從君聞即召伍伯提訊立予判斷民是以愛君之勤而訟者滋益多余竊謂之曰今之人情不古若矣火烈之言可念也君不甚以爲然秋風戒寒署中人皆衣帛

而君猶服大布余因規之曰君節嗇固佳然致疾則於事蔽矣君笑謝不以爲意自家居見人無少長皆處其下及居官接物益致其恭待他人僕隸若平交卽馭其下亦未嘗見疾聲遽色人皆謂君是宜登大耋膺多祐而不料其不及下壽而竟死也憶九月初吉余奉母北行別君邑北汚水上余濟江中流遙望君輿蓋猶竚立烟波蘆葦間相視不忍去及余抵京未逾月而君凶問至蓋以咸豐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按部歸得寒疾卒年五十有一孰謂天之報施善人而若此耶君前夫人朱氏今夫人鄧氏及令子某某某皆遠在鄉邑室中僅遺一妾而經紀其喪者君妻兄鄧孝廉開運及幕客三四人而已越兩月君之長嗣承恩自家來而以君歸葬書來告哀且曰將祔葬某鄉之祖塋願有述也乃爲銘曰

惟孝恭儉善所谷既慈且惠衆譽胥有一於此俾戩穀君全體之命何促

彼庸耆昏日碌碌摶捕歌嘑以相逐或朘其膏肆敲朴君視人趨爲大僇
如朝衣冠坐滯瀆穹蒼黜闟睥彤燭使善者懼惡不剏我作斯銘存芳躅
君其無恫綏後祿

先室劉恭人墓志銘

恭人姓劉氏同縣人考諱彪以卒伍起家積軍功至提標前營守備題升
都司母林氏恭人雖生將家然文弱甚常口不違其辭自始至終如一日
年十八歸於我　太恭人治家嚴　先大夫方督余制舉業恭人居室未
嘗盡日樂逮余進士及第歸省武陵至之日賓僚讌讌倡優交綺之戲光
彩溢目夜分歸寢恭人去章服衣前時寢衣麤敝垢膩無幾微不自得狀
余終視之而不肯言道光二十三年自　先人浙江任所視余京師　太
恭人以似續之艱命至京爲余謀置室恭人搏訪媒氏志勤以銳殆視余

什伯有加焉逮事成而其人殊不得嘗恭人戚之甚余方慰以特吾兩人尚壯可無憂蓋自吾視學楚北也恭人獨居署理家事遂得瘵疾而血氣始衰歸粵後疾益以篤遂於咸豐二年八月初一日以死傷哉恭人生於嘉慶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得年三十有八卽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於南關外橋界嶺　先大夫壟側而別為之域女一人聘周氏子三人維棟維梁維章又女一人俱幼妾顧氏出也恭人溫溫然於世無所取舍聞人譽未嘗加喜其毀之也亦不加憂無私媚於鬼神無偏與於外氏皆婦人所難者而恭人行之是奚忍不銘銘曰

黮其服閑其淑善則從命有違子生不樂死何悲卽汝宅吁其歸

妹淑墓誌銘

道光十三年夏五月余　父以咨取至湖南未踰月檄署辰州府溆浦縣

有書來取其家余時將奉　母東裝而長妹以瘵疾臥牀㝷慮行期不能旦夕就妹若有聞者言於　母曰兒行愈即趣兄辦嚴可也且終不以女故累一家　母察其疾似有瘳者遂戒期行時大暑河渴舟八日呼號搶攘雖健者不可耐妹之疾日益以劇又中途無良醫藥以七月十一日卒於興安縣之唐家司距離家十許日水路不二百里而近悲夫妹性聰惠於孝愛蓋若性然幼時　母教以內則女訓諸書能通其大義比長鍼黹之餘尤嗜書學獨時時就余問所不知余既終鮮兄弟家居復無朋友講習之樂每夜分伏案鐙火熒然獨妹攜書冊隨於左右余視之若弟而時以疑難相啟發又良友生也孰知天遽奪之而去耶妹名淑於本房居長而同曾祖之妹三人故次第四歿之年十有五歲初許字劉氏歿既二日家二兄送其柩歸葬於伯祖母北鄉之墓次後十有三年乙巳兄某乃撮

掇其事於都城寓舍而寄以刻諸幽銘曰

汝以疾行而道殤宜有憾於其兄汝獨執余手而訣曰命也何常嗚呼汝其知此矣尚安宅於泉壤

善兒墓誌銘

善兒余側室所出第四男也以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於桂林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殤於均州之旅次卽以其日瘞於沔南山麓兒之生二歲矣尙不能言不能步終日以手指物示意可否席於地則以兩足伸縮盤跚以行遇他物僅能扶之而立余蓋決其不壽而不知其促如此也兒生也微而昆弟多余又事煩遽其卒未嘗一抱前一夜疾甚余爲之中夜三四起守之次日而不獲有瘳蓋兒生五百七十日而余知爲父之勞者一日而已痛哉惟古器物成毀皆有銘兒雖幼是其藏余又東西南北

之人不可以不誌也銘曰

生而不牢既孽而殀反汝元宅求難老

劉莱雲墓表碑陰記

劉君莱雲之卒余既為辭以哀之其明年梅先生表墓之文至自京師會余以試事殆又知其葬事遂不卽書冬十一月奉先大夫諱倉卒南歸既抵家君之仲兄左甫郵寄曾侍郎國藩所為墓誌趙編修昀書石搨本且寓書言曾文中有兩漢字何編修紹基以觸其先人諱弗肯書侍郎遂以趙易之又莱雲囑葬祖墓側立吾子世圭嗣今世圭以夭折而祖墓歷年被水家大人不忍聽其言命擇高阜得栢泉山麓甘家墩之嚮塘凹葬焉三者皆與梅先生文及莱雲遺言弗合請志於碑陰以釋來者之疑余謂莱雲之於生死之際瞭然矣其有待於後者不難及生而定也而事與願

遠若此僅有數存其閒耶然終以使之不遂其志則人之有賴於賢父兄與良友生者可感也顧吾獨記茱雲以速葬爲屬今需遲幾二年是於天時人事抑有難言者而吾竊謂茱雲之不得於地下也左甫書來以今年九月爲葬期將礱石以待會先大夫猶在殯以其事之不可遲也勉爲書以遺之且如其言綴數語於碑陰從變例也因以速其葬而成茱雲之志也

祭座主杜文正公文

嗚呼我公學爲

帝師以一儒生繫國安危匪公能爲

帝實用之惟奪之遽是用興悲昔在

元良青宮齒胄選是疑丞倚公左右公處內廷敕躬謹默朝諮夕訪以成

聖德

聖意天縱公裴亦篤契於

宣皇

顧命攸屬我始見公澄懷之圓高山喬嶽孕納蕃鮮又如巨螯長江深源藁以德氣不在話言公所居處華竹叢深嘉藹映波夕陽在林公退直廬德車愔愔升堂導語温如玉琴于時海內家門稱盛尊公在堂齒爵兼併公值休沐問膳扶輿暮入子舍親滌廁牏雙珠競爽為國璠璵長奉使麾次曳朝裾一堂之內其樂舒舒

嗣皇繼

聖晉公太傅旋正揆席維賢兼故密勿贊襄造膝陳詞功不外暴聲不旁施正笏垂紳宮府用儀粤有冠營元輔視師河決豐工

帝心弗怡宣防有

命公節是持公在朝右功能孰多

帝豈遺公用急民瘼將以月計歸朝則那跋涉川原蒙犯炎暑醫藥無良

遂薨清浦天何不弔喪我元臣

九重震悼士林聲吞靈輀返京親臨奠餟哀榮備至慰此耄耋嶺右飢生

以文受知恩極不報飲痛天涯自我之生疊事孔棘天不慭遺俾相我國

公今逝矣身泰名全獨念我

皇暨我民八靈其有知叩于天閽蘇民活國其不有年下士銜哀薄奠具

虔伏維尚饗

劉茮雲哀辭

道光二十有三年余因王君少鶴始識劉君茮雲於京師後二年少鶴游

粵東頗行語余曰君欲知學則必交劉子茮雲余因是與茮雲爲密凡余有疑無不以問茮雲有知亦無不余告也茮雲之學始於文字聲韻訓詁而因求羣經之義理細及於名物象數大則天文地理樂律兵制歷代興衰治亂之故本朝功德制作之全皆能舉之而悉其數學之而通其義又皆折衷於孔孟程朱之理不爲灝汗無紀之說蓋其深余有不及知者其能言者如此而已去年余與茮雲別京師今歲二月茮雲乞假終養歸余以試事在外不得見遂歸而茮雲以書來道相念甚且謂病亟不能即來茮雲素羸弱居京師無一日不病其病則以讀書耗心神爲戒而又不能廢書歸則處置家事神日以瘁故其疾益深余之憂之也亦愈於在京師之疾比寓書一再不即復後數日其家以書來而茮雲死矣呼可痛哉其書勉余進德修業爲之彌慽及猶子世墀甚能嚮學屬余誨之使爲端士

而已不及他夫余求友而始識君君學固幾於成而余之所恃以切劘者也而天遽奪之以去是豈惟君之不幸而余之不沒於蒙而能自振者其誰望矣乎少鶴旣以疾留滯浙西將爲書告之先作辭以抒余哀其辭曰

夫何斯人之抗志兮信高世而寡儔學桃頹以日進兮業闇然以自修迹孔鄭而心濂洛兮用將化乎俗流匪鞶帨之徒繡兮惟實事之是求懿閩門其備禮兮處戚御而遠尤眇軀幹之六尺兮抱千載而爲憂步踔踸如不及兮常恐乎日月之我遒余識君於壯歲兮始知徑涂之是趨羌望塵而逐後兮何異夫駑馬與騄騮方發蹇於十駕兮君忽返乎故邱吾離羣而獨處兮學有疑而誰諏朝聞道而夕死兮君何憾乎蜉蝣有猶子能繼志兮婦又賢能潔蠲君雖沒而名立兮豈等夫生者之若浮不撫殯而哭墓兮又無文以銘幽聊抒情於此詞兮永悲夫逝者之不可留

李鼎西哀辭

嗚呼鼎西而竟死耶方余與君聚京師當道光之末戊戌之歲于時海㝢安謐人民樂業京師故游俠所處地余旅居多暇閒從二三知舊走馬擊鮮馳逐歌舞之場以相娛樂君性嗜酒而不甚好游然有召輒至至必劇飲酣醉使歌人擊其首以爲節僮僕皆愠於色君夷然不以爲意時余與諸人俱年少氣盛不知歲月之可惜君日沈酣於酒視世間無復憂患事逮癸卯甲辰間余爲京朝官君仍以舉人罷禮部試出都贈詩敘數年蹤跡離合辛亥余奉先大夫諱南歸君窮居里門其胸臆間固不能如曩日之無事而尊甫廣文君卒於隆州喪阻於賊不得歸君館大岡埠唐氏値洪逆自荔浦上與巡檢張君伏巖中三日乃得出旣過余謀所以爲太夫人養者貌慼然以爲憂會同年劉韞齋閣學視學湖南走書幣屬余聘一

閩文之友余因以君行至則主賓相得甚幕中少事獨日飲而君氣力益不可支遂於咸豐乙卯秋八月得腫疾卒劉公以喪屬君之內弟淸泉巡檢陳君鑑光殯君於衡州府龍神廟之東廡下後二月余自家北上始聞君之狀於劉公所請於陳君視其殯而哭之仍作辭曰

君何生而混沌兮嬰世故而爲之鑿也貌沖厚而行儻蕩兮遭險難而爲之迫也烹羊沽酒飫燔炙也賡詩射覆命罰爵也衆呌呶以爲歡君獨邈也吾鋒淬以橫刺兮君啞啞也醉抱持而上車兮加束縛也復泥余而索醞兮容不怍也彼麴蘖之伐性兮固乘人之强而敗人之弱也不然君何異於今昔兮廼一旦氣盡而神索也嗟人生之百歲誰不感乎迍邅君一値而即蹶兮或運數之使然獨以悲余之營營於世網者將何恃以長年

經德堂文集卷五

外集　臨桂　龍啟瑞　翰臣

古韻通說總論

論古韻寬嚴得失

論古韻者自亭林以前失之疏自茂堂以後過於密江愼修氏酌乎其中而亦未爲盡善亭林規模已備中間罅漏未立小小越畔時或有之其攷據精确則不可磨也茂堂細筋入骨分肌擘理其分之脂支三部能發前人所未發餘所分者求之古經率多可據其分配入聲未極精審不免千慮之失然而分合周備條理井然可謂文而不煩博而知要者矣後之陽湖張氏高郵王氏曲阜孔氏歙江氏諸子之學皆博足以綜其蕃變精足

以定其指歸要之諸家愈分愈密皆由茂堂氏精而求之以極於無以復加之地閒嘗取其書讀之則張氏之分爲二十一部者與高郵王氏略同其依據說文折衷經韵使人觀形可以得聲之誤復審音可以定形之譌而於通轉流變之閒尤能言之盡意蓋比近已來言古韵之書莫善乎是矣同時武進劉申甫氏復有詩聲衍之作其全書未刻不得見觀其文集中所載序論及標目部分蓋亦竊取張氏之義而爲之者也其論入聲同部異用及異部同用較諸家尤爲明備覺段氏之精於說文猶未見及蓋於是而歎劉氏之書之爲至密而無恨也臯文張氏有言凡言古韵者分之不嫌密合之不嫌廣惟分之密其合之也脈絡分明不至因一字而疑各韵可通亦不至因各韵而疑一字之不可通啟瑞不敏竊嘗服膺是言故今之集古韵也意主於嚴而其爲通說也則較之顧氏而尚覺其寬其

分也有所以可分之由其合也有所以得合之故皆為剖而明之不敢拘前人成說不敢執一己私見亦曰參之古書以求其是質之人心而得其安而已

論平上去入四聲不可缺一及論古韻有某部闕某聲之誤

平上去入四聲始於永明而定於梁陳之世當日沈約諸人精通音律製為四聲以括天下之字蓋必有不可得而增不可得而減者今以三百篇驗之平上去三聲多相通協入聲輒多獨用中惟上去二音所辨甚微蓋其高下抑揚之閒亦如平聲之有陰陽也而陰陽之分如物之有表裏上去之辨如音之有節奏表裏同是一物舉其表而裏即在節奏非是一聲欲廢其一則音不全此陰平陽平之部可以不立而上去二聲必不可得而併也近之言古韻者每謂某韵有平無上或有上而無去入或有去入

而無平上言不知所謂無者特就古人所用之韵及說文諧聲之字驗之平抑將以四聲遞轉求之乎如以四聲遞轉求之則天下有有聲無字者斷未有無字而並無其聲者試以等韵求之可見也彥惟張氏曰冬部之字以今韵讀之亦無上入聲也此言未解愼修江氏曰凡等韵所空之位人以爲有音無字夫有音而未製字者有之若當此位處無字則非未製字也當是等則缺此位猶琴之泛聲當徵則鳴不當徵則否莫知其所以然也案此言亦未確今試取江氏所列冬○宋沃等韵讀之其無上聲之處皆未嘗無音也以二合之字書之則並見矣而又未嘗混入東韵也彼腫韵之湩字昔人既以爲冬韵之上聲而說文冲讀若動抑又何歟如謂此字古不經見或有此字而古未嘗用爲此聲遂謂某部某聲理當併絕不知古人製字之時原未嘗求其聲字俱備且如未有四聲之時則平聲皆可讀上上聲皆可讀平去入聲皆可讀若平上如離騷中態字能字可舉爲例類此者不可勝數而又何有平上而無去入有去入而無平上之可言乎以四聲較之惟入聲音節促迫疑古韵中自爲一類其與平上去三聲通用者絕少說文偏旁之

字亦多與三聲不合又有偏旁之字只有三聲而無入聲者（此入聲無正紐之說）又有得聲之字在此部而其聲多轉他部者（此入聲有旁紐之說）故亭林顧氏謂古無入聲之說不爲無見（入聲偏旁又多從去聲而轉此段茂堂古無去聲之說所由來）要而論之以今音證古音以古書證古韵其所得者已十之七八但言某部中古無某聲之字則可謂某部中古無某聲則不可也

論部分標目

舊之言古韵者皆以廣韵標目以其承習旣久人所易曉也皋文張氏謂部中建首之字或改入他部（如尤字入之咍庚字入陽唐之類）亦何取其虛目而存之故所著諧聲表皆以詩經中先出字建首此言與鄙見大合當未得見張氏書時頗以此立論旣得讀其書後遂不欲與之雷同因念諸家分部之說言人人殊江之弟一部也非段之所謂弟一部也段之弟一部又非孔江

張之所謂第一部也其他皆如是此不亦求之於古旣不合以示於今則難曉者乎今故仍以廣韻標目其兩韻合爲一部者則取其先見者爲韻先見者本音應入他部乃取其次者名之如庚取耕尤取幽是也各韻之目仍附於建首韻下庶乎承學之士不至迷於嚮方而參攷鉤稽兼得瞭如指掌矣引諸家論說中有云某字應入某部者其部分皆其所自立各有不同今皆以廣韻標目之字易之庶省檢閱

論方音合韻轉聲

凡詩韻中有明知爲韻而齟齬不合者如沖陰訊終調同造士之類顧氏江氏以爲方音或曰通用叚借叚則以爲合韻三者之說叚爲近理而未爲盡善夫言方音者無論聖人修辭立教何至於糅操土音即謂方音可用如桑柔以東韻慇小戎以中韻驂雲漢以蟲宮宗躬韻臨江氏以爲皆西周及秦之詩當日關中固有此音矣何以夫子傳易於屯於比於艮其

用韵復與詩合試思魯地去關中千有餘里果其兩地相同即不得謂之方音此固不待辨而明矣段氏分部最嚴於古韵所不可通者皆謂之合韵不止於沖陰諶終等也而皆不至如顧氏江氏之無說且其合韵多以異平同入爲樞紐即聲近相轉之例於文字音韵之理實能洞見本原至於立說有未當者則不宜以合韵加之古人夫古人之韵既不得而見之矣又安知何者之爲合耶宜乎篤守亭林十部之學者羣起而議之也夫合韵不外乎轉聲轉聲不外乎雙聲今人所謂雙聲即漢儒所謂聲相近也凡聲近者皆可轉而不近者不能焉今試取三百篇之齟齬者而論之有一不出於雙聲者否段氏知此理而不肯以立言顧樂爲合韵之說以自遁夫言韵則有一定之限故出此入彼人皆得以越畔譏之言聲則遞轉而無窮即何必以實係可轉之音而樂就乎渺不可知之韵故今之

言古韻者言方音不如言合韻言合韻不如言轉聲轉聲之說自錢竹汀詹事發之詹事聲類一書近罕流傳故其說人多不省及而實開字學音學之奧窔蒙之爲古韻也實竊取其義焉而尙不能廢段氏合韻之說則以今之分部太密不得不爲是說以通之實則今所謂合韻者皆古人通用之韻吾以是分之則亦以是合之云爾夫合韻者吾之所得已也若轉聲則非吾之所得已也

論詩以雙聲爲韻說文以雙聲爲聲

詩之以雙聲爲韻者賓筵四章以呶韻傲卽轉呶之音如疑呶疑雙聲也呶不與傲韻而疑與傲韻矣谷風三章以怨韻萎卽轉怨之音如謂怨謂雙聲也怨不與萎韻而謂與萎韻矣桑柔八章以瞻韻相卽轉瞻之音如章瞻章雙聲也瞻不與相韻而章與相韻矣推之羣經諸子用雜韻之處

無不皆然大抵古人作詩兼用轉韻試以時音譬之如東董凍獨旣是正韻則登等嶝德卽是轉韻今人但知東董洞獨可爲一韻而不知登與東等與董亦可爲韻嶝德與洞獨亦可互通爲韻也然古人用正韻之時多而用轉韻之時少卽其可通轉者亦必有通轉之法而今皆不可識矣倘可攷者於許氏說文偏旁諧聲之字往往得之夫諧聲必取諸本韻夫人而知之也至有取諸轉聲者小徐旁紐之說略發其端緒近日茂堂段氏注中屢言之菉友王氏又於說文釋例中詳言之而拘者猶未之信試以數字明之如曼冒聲也冒音如帽又讀如墨帽與墨皆曼雙聲今必謂曼不與冒韻當從又冒删聲字則他處恐有不能盡删者矣萑雈聲也雈許書讀若和而萑當讀如桓桓與和雙聲也今必謂此兩字當讀爲一韻則未知當從雈入歌韻乎抑從萑入寒韻乎此兩文之異讀固不始於今日

矣推之叙從古雙聲近有謂從占聲者其說非是凡雙聲爲聲之字較之疊韵尤爲親切以疊韵是旁行其類尚寬雙聲爲直射其法更密此非深思不悟汃從八雙聲叢從取雙聲壯從土雙聲莧从苜雙聲斡从倝雙聲汩从冥省雙聲憲从害省雙聲充从育省雙聲怍从作省雙聲神明變化之中仍復條分縷析又可證者凡或體中所从之字多與小篆雙聲遞變如䵒本日聲也而或從刃作𪏰則刃與日雙聲矣䏴本肥聲也而或从賁作膹則肥與賁雙聲矣玭本比聲也而夏書从賓作璸則賓與比雙聲矣如斯之類不可勝言又凡古今音韵之流變皆由雙聲遞轉無論叚借通用與夫習譌傳譌及五方言語不齊皆可於雙聲求之許書中有讀若讀同之例雖非盡三代以前之韵亦非漢以後之音其閒以雙聲遞轉者如姐本且聲也而讀若左橾本臬聲也而讀若皷舠本刀聲也而讀若兀檏本龏聲也而讀若靡此亦可推尋其故者凡漢儒解經多通其音

義以爲訓詁鄭注禮器摲之爲言芟也芟與摲爲雙聲蓋芟之本音如殊有[illegible]之讀若芟者可證而芟之轉音又如衫有[illegible]之讀若芟者可證鄭注若用芟之轉音則芟摲疊韻若用芟之本音則芟摲又爲雙聲此亦如儀禮士虞禮注以禫服之禫爲導攷工記瓬先鄭讀爲甫後鄭讀爲放蓋因禫與導雙聲甫與放雙聲可通借互用也然此豈惟鄭注許君說解固恆有之如八別也粤于也木冒也鼓郭也倢佽也之類開卷卽是不叚思索又如打本丁聲也而今讀若上聲則頂與打雙聲也西本先音也而今讀入齊韻則西與先雙聲也推之嗎馬旂斤幷幵風凡之類又無不皆然昔者由本音而變爲轉音今也卽可由轉音而知其本音且閩人讀舉如鬼讀人如靈舉鬼人靈雙聲也秦人讀風如分讀宗如租風分宗租亦雙聲也凡南人入聲之字今北人多轉爲去由其所轉推之固亦無不雙聲也

故知雙聲之爲用不窮然後可以推古音之原本可以識今音之流變可以訂方音之譌誤讀詩而不知雙聲可爲韻將有本韻而謂爲非韻者讀說文而不知雙聲可爲聲將有本聲而謂爲非聲者其誤豈小小哉

論入聲四則

凡入聲字用平聲爲紐故凡有入聲之部皆須轉音然後得入儻有入聲在本部而與平聲爲正紐音皆非其入聲字之正音也以今音讀之如之止志職爲正紐則職當讀如指朱主住蜀爲正紐則蜀當讀如灑之類又如之部之直支部之益以今音皆與本部平上去三聲正紐以古音求之則二字皆爲去聲以入聲字於本部無正紐也餘竝倣此學者於此求之於入聲字思過半矣

入聲古所謂急語又所謂短言竝見公羊何氏解詁蓋其字多由平聲矢口而得如登爲得川爲祝之類即由上去轉者亦然如趣之爲促害之爲曷惡惡度度之類皆以兩字相切而成中間更無樞紐不經過上去二聲即可由平得入上去二聲由平聲長言詠歎乃可識其節族惟

入聲則不然又凡平上去三聲皆可相引而長至入聲則戛然而止此其謂急與短之義也張氏誥聲表祖莊氏葆琛之說謂四聲有正紐有反紐正紐者自平之入反紐者自入之平凡入聲字反紐者爲韵正紐者不爲韵其說曰如灰之入爲職蒸之入亦爲職恩之入亦爲職皆正紐也就職發聲呼而平之則職之平爲灰故職不韵蒸與恩也以今音驗之未能盡合且入聲反紐果可自入之平則入聲亦引而長之矣而又何短與急之可言乎張氏又言短言則不成詠歌故必引而長之果如其說則顧氏以入聲通轉三聲亦理之得者矣而於入聲分配之故仍未爲确也

凡四聲相配惟平上去可謂之疊韵而入則謂之雙聲蓋平上去三聲之字其形與聲皆相承而下惟入聲字不然故皆形在此而聲在彼者爲其聲皆轉然後得故謂之爲入入者言自乎此而入乎彼者也轉聲之字無

常故可以數韵之平而共此一韵入聲之字轉聲之用又無定故以此部之偏旁擾入他部而不爲嫌也凡平上去之偏旁皆有自甲之乙者必爲轉聲以此推之入聲之爲雙聲益信入聲古與三聲通協者少又其偏旁多不相蒙故自來言古音者每於此治絲而棼然以轉聲之例求之則當以聲爲主而形在所後故今於古人所通用者卽謂爲某韵之入而於偏旁建首之字加一轉字以別之並著其某韵之所在以知其聲之所由來若入聲之偏旁有不與三聲相涉者亦別而出之以爲入聲偏旁所專用之字必古與三聲通協者今乃合之否則別立一部用高郵王氏例也

蒹葭攷

蒹薕也葭也菼也爾雅分爲三物段茂堂氏據舍人葭一名華之說以葭華對葭蘆爲一類蒹薕對菼薍爲一類郝蘭臯氏謂經傳無名葭爲華者

故移葭華上屬於葦醜劣而蒹薕葭蘆菼薍三者自爲一類參互考之以
郝氏之讀爲長然此數者種類旣繁而稱名亦易混今爲類聚而別白之爾
雅云蒹薕說文蒹者薕也蒹下云萑之未秀者廣雅云藡萑也郭注子虛
賦蒹荻也蒹荻與藡同字據以上各書考之則蒹也薕也萑也藡也荻也
皆異名而同物特分蒹與薕爲未秀之稱耳乃郭注爾雅蒹薕下云似萑
而細高數尺江東人呼爲薕藡夫當未秀之時則其材必細蒹與萑爲二
候非有二物也爾雅又云葭蘆說文葭葦之未秀者詩正義引李巡說葭
葦初生淮南修務篇注未秀曰蘆已秀曰葦據以上各書考之則葭也蘆
也葦也亦異名而同物特就其後言之則曰葦就其先言之則曰葭曰蘆
耳爾雅又云菼薍說文菿或作菼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釋言菼騅也
菼薍夏小正傳萑未秀者爲菼初生與未秀相去無幾耳而說文以初生

爲菼未秀曰蒹夏小正以未秀爲菼則蒹與菼共爲一物許特分析更細耳說文又云萑亂也謂萑即已秀之亂矣亂菼也則與爾雅同詩碩人正義引陸璣云亂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據以上各書考之則菼也亂也萑也荻也亦皆異名而同物菿則菼之初字也騅與騅同亂之別名也而要皆今之所謂荻也又與蒹薕共爲一物自其初生言之則曰菼曰亂曰騅自其未秀言之則謂之薕未秀較初生已堅實矣故可以爲簾因名之曰薕（同小徐說）秋既秀則爲萑至於萑而荻之材成矣以上皆荻之類也若夫葦則今之所謂蘆特古人分初生爲葭未秀者亦爲葭又曰蘆而葦遂爲既秀之專名總之蘆之名少（葭蘆葦三者）而荻之名多（蒹薕菼亂騅萑薍除菿與荻重字不計尚有七號）說文分析言之各不相混觀詩騶虞稱彼茁者葭豳風曰八月萑葦以文考之正與時合惟秦風蒹葭蒼蒼以季秋之時而舉其未秀之號

似爲不協然詩人正卽其蒼蒼之色而追思其暢茂之始者曰此非昔日之所謂蒹葭者耶而今則旣蒼蒼矣與下句白露爲霜詩氣正同方知風人感物興懷之妙故說文可以貫通諸經也

蘦大苦解

案說文苷甘草也苦大苦苓也苓卷耳也苄地黃也許君劃分四物而其字亦不類列惟以蘦大苦也廁入其中則苦與大苦相複而苓與蘦亦歧出而不類段茂堂氏謂淺人據爾雅妄增是矣郝蘭皋氏爾雅義疏王懷祖氏廣雅疏證俱云苓與蘦同（孫氏神農本草經亦然）是欲援毛傳說文以就爾雅未爲不可但郝氏據郭注謂蘦卽今甘草也並引說文苷甘草也蘦大苦也於蘦字下是已混說文之苷與蘦爲一而又解之曰注所云蘦似地黃者地黃名苄苄苦古字通然則大苦卽大苄也夫郭但云蘦似地黃而已

未嘗云蘦即地黃也因地黃名芐芐可通作苦遂謂與大苦之蘦同爲一物不亦誣乎郝氏能合大苦與大芐爲一必不能合甘草與地黃爲一此決然可信者也郭注爲蘦爲甘草雖與說文違異而其說固自可通甘草本甘而名之以苦此亦如以逆爲迎以亂爲治固不必引地黃之名以爲證惟據此說則說文固不嘗更出苷字而詩人所詠亦即今所用以入藥之物但決非生咸陽名苢之地黃明矣王氏謂苦乃芐之叚借非以其味之苦也亦謂大苦即大芐而引爾雅芐地黃之言以實之是亦不劃芐與大苦爲二物而遂謂地黃甘草於不問大抵皆郭注形似地黃之言誤之也又考郭氏之說本於孫炎炎據本草以蘦爲甘草而今本草無蘦名安知其非孫誤（王氏以爲傳者失之）可知爾雅所謂蘦大苦者斷以爲即詩之苓而決非甘草之稱是以爾雅與說文相較則許君之說爲備而誤合甘草與

大誥為一者起於孫炎之說並誤合甘誓大誥與地貴為一者則非孫郭之誤而王氏邢氏之誤也

爾雅經注集證序

爾雅一書學者多苦其難讀蓋其書止立篇目不分科段至於句讀因以混淆而傳習者復以近部別字亂之雖郭景純陸元朗之儒尚不能有所訛正唐宋以降其學漸微

國朝諸儒潛心經學始復表章此書其中箋疏文義以邵郝之學為尤精訂正文字以盧阮之書為最備暇輒折衷數子博採羣言於發疑正讀之間務求講明至是諸說不同者則擇取其至善間復參以鄙見求析所疑凡所易知及無關小學者皆不復錄以學者探抉閎深自有諸家之全書在此特為家塾便讀之本故無取其繁焉書成姑名之曰爾雅經注集證

用附本經之末云爾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臨桂龍啟瑞序

是書成於楚北官署就正於興國刺史山左澤農潘君克溥承君析疑正誤資益頗多今俱采其言入集證中君所著有經廚餘芳惜未之見兵戈未靖友朋寥落儻此後猶得從事丹鉛與素心人往復辨難詎非吾生之厚幸耶時咸豐甲寅正月檢校舊文聊識數言於簡首

小學高註補正序

高紫超先生所著朱子小學纂註校陳氏舊註加詳於朱子輯書次弟脈絡尤能周浹融貫前之論者無異辭今年夏重刻是書再三校讀竊見其中猶不免千慮之失訓詁文字或乖古義不揣固陋輯爲補正一編於朱子原書豈能有助涓埃或於讀高註者不無小補焉道光己酉季秋月臨桂龍啟瑞記

古韻通說自序

往余交漢陽劉子茱雲始識古人聲韻之學及
國朝顧亭林氏以下之書道光庚戌視學楚北會仍歲苦潦室中乘桴行
長日樓居始以姚氏說文聲系張氏說文諧聲譜苗氏說文聲讀表參互
讀之閒以己意析其所疑箸爲音論十篇其攷訂之語細書於册者無慮
數萬言辛亥正月扶　先大夫柩歸葬舟中讀禮稍理舊業歸復侍　先
大夫殯於城北之李園乃取舊說排比成篇譔古韻通說二十一部發凡
起例原始要終燦焉可目雖不敢謂集諸家之大成而自來言古韻者於
斯爲備頻年寇氛告警鄉居鮮暇書成繕寫二本皆不及細校又乏如劉
子者爲之諟正今歲冬月北上假館衡陽始取前後寫本校勘一過字句
閒有改正文義不復增添以俟自今以往之暇日及世之君子惟是書之

成多在恐懼憂患倉卒陜隘之中今茲較爲寬閒又迫於行程而不能使歸於無憾蓋成書之難如此後之覽者庶其亮之咸豐甲寅冬十二月初吉臨桂龍啟瑞序

視學須知小引

學政一官難而易易而難所習皆所用所用皆所習易矣至於弊孔百出人無一信堂室之地孑然孤立生童塞其前卷牘羅於後心思耳目並用不少暇則其責之專而事之繁可謂至矣又有甚者處師儒之任非得一二人才何以報

國有躬行無本文彩不潤焉所持而礲諸說命曰斅學半記曰教學相長也然當居教人之位而始勉於學不已晚乎故學政之道始於防弊而終於教人雖然弊之滋也嘗有隱傷吾教而牽掣不得行者非拒刷廓清之

則吾受其蔽而人轉樂居於僞故爲學政者明與仁貴爲兼用要在識其先後本末而已某不才幼承庭訓通籍後幸得備員翰林歲丁未奉
恩命視學湖北
聖訓諄諄首以剔釐弊竇作養人才爲先務自維庸愚旣祇且懼拜
命之後卽走謁師友敬求誨言書之於策到官後次第施行復自以意斟酌時宜量爲通變竊念膺是職者任大責重雖精力足以貫晨夜明敏足以察毫芒猶未可謂之盡職爰舉舊日所聞及近所施行者參互折衷條分縷析釐爲視學須知一卷凡師友議論及往來書札有關於學政者編總論並箸於末鄙作文檄亦附錄焉非敢謂一時之事爲可示諸將來以中多良師益友之嘉言善政而後之儒臣或有取乎此也雖然學政之官難矣吾知其難至其所以難者則知而未能有萬一之盡也語曰如其禮

業以俟君子顧當代之以人事君者有以副焉

跋己酉選拔生册葉後

道光丁未季秋某奉

恩命視學楚北後二年爲己酉選拔正科得士共八十有六人鄉試前期齊集會城特業師王彤甫夫子乞假里居以方册若干葉命轉屬諸生爲之書選拔之於字畫特一端而已故或工或不工就得其工者三十有六人裒輯成册將以報吾師之命而就正焉憶甲午隨侍黔陽因制舉業受知於師以第一流相期待今學業不加進而幸獵祿仕又乘使視學於先生之鄉蓋凡所以居官奉職者一本夙昔之教爲多諸生雖未獲升堂請業而得以楷法相質正亦未始非文字之緣也抑吾師以癸酉拔貢朝考後官刑部因事持正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由員外郎簡放湖南辰州府知府政聲卓越在人耳目間嘗謂諸生異日必庶幾如公始足以副選拔之科而增其重於字畫何有然即此一藝之微而先生取而進之若是則為其鄉後學者宜何如加勉哉年月日門下士龍啟瑞謹記

書所選昌黎詩後

公古近詩四百一十餘首所存最精常語皆有光彩淡語皆有古味故能拔出李杜之外而獨樹一幟後之文人為詩者自公始柳子厚弗能及也有宋東坡才力傑出縱橫跌宕然後文人之理無不可以入詩詩之教至此而始大其為用亦於此始宏較之有唐以專門名詩者益覺其隘矣而其源實自公發之公之揀辭造言屈鬱盤勁雖東坡亦不能逮也舊選幾存十之九今復删汰其一二要皆愛弗能割者不如此不足以存公面目

而屬後來觀者之意云咸豐癸丑莫春初旬記

跋楊椒山先生所書蘭亭卷子

右椒山先生所書蘭亭卷子縱橫激宕不拘故方一脫晉唐已來書家積習要皆妙造自然不煩結搆而準繩規矩隱然寓乎其閒其雄奇倔強之氣尤爲絕倫固知非公莫辦薄俗小夫初學執筆便惘然欲自成一種風氣究之非俗則野耳公之人固奇偉非常者豈僅以其書云爾哉此卷入

國朝有濤獻陸公題跋陸公不以書名而行筆特超妙於公固有沆瀣之合者古來名人無不能書信哉濤獻書尚有轍跡可尋先生殆非可學而到若於其剛毅不屈者求之則思過半矣時咸豐甲寅元夕臨桂龍啟瑞謹識

湯母蔣孺人七旬壽序

余與湯子厚交十餘年矣壬寅在里中與其伯兄子敘遊益歎其昆季之賢旣與子厚言則知皆出於母蔣孺人之教也子厚之言曰吾不幸少孤先嚴見背時文模與次兄俱幼伯兄稍長以隨叔父在粵凡所爲庀家器爲葬備者皆吾母之力是依遂教吾兄弟成立復維持之無少閒方其歸吾父也家甚貧孺人能以紡績佐其業生平遇物以慈祥而持身以儉敬事尊章惟恐不逮教子若孫一以禮法戚郉中有無緩急未嘗不相通焉故鄉里皆悅而稱之余嘗讀詩見昔人之善言女行者曰無非無議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作而歎曰難哉夫人不有可稱可頌之德則必不能禁誹謗之來詩人特以聞譽非婦人所宜故特擧其所無以明其所有耳而又重之曰無父母遺罹此非家庭之間一無慚德如所遇之不齊亦能彌縫使無憾者其孰能當此而無忝者乎孺人庶其近之矣世之言婦德

耆多以奇節著聞固時命所值而然如孺人者卽庸行亦有過人者也詩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女之有士行者其子孫皆化其德而天卽予之以食其報然則觀孺人之行而子厚昆季之賢其不更信矣乎天之報孺人者其庸可量也歟歲己酉五月下浣爲孺人七旬晉二誕辰子厚將自武昌歸爲壽屬余一言以序之余因本子厚之所自言而傳以雅詩之義且明其致福之由並以爲孺人黃耇無疆之祝也

致唐子方護院

子方先生執事大雨如注宵分無歇蓋天之戹斯民甚矣某以閒官猶焦灼如此則當局任事者可知凡一切經畫之方諒已籌之備矣不揣固陋稍陳其愚書生之見未知當否敢條列於左惟執事采擇

一祈禱宜專也應天以實不以文然禳祈之法聖王不廢今固行之有日

矣鄙意謂宜再設專壇祈禱齋戒禁屠地方大吏步行從事俾萬民知我司牧其相關切也如此足以下固人心上感天和此雖尋常故事而以賢大吏專誠行之當必有效

一倉穀宜發也城鄉米價昂貴小民先受其害衆口嗷嗷不免於官是望今一切便宜雖未敢卽行而開倉平糶俟將來有餘還倉亦救急之一法且以塞斯民之望但經理全在得人如爲吏役把持勒價轉昂仍無益也

一城垣宜守也近江城垣多有浸水之處府縣修築自必得力然深夜之當防尤甚於白日曾否多派兵役里正分段住宿夜間巡邏周視以備不虞從前汴梁有黃河之戹多拆毀空房古廟拋甎城下以護城根今可仿行否或在內修築卽已得力

一科場宜改也雨勢如此貢院之不能遽涸可知臨期車水外間皆云無

濟更可慮者轉瞬錄遺已近士子陸續齊集會城當添八二萬餘口米價必至驟增縱望水退米來亦不可得之事可否將此情形入奏隨行文各府士子可以緩來其於民食似非小補

一私賑宜先也昨聞省城及漢口低窪之處被水圍繞民間孤弱者不能自存往往束手待斃實堪憫惻今開賑自屬尚早然或籌款些須多備麵餅令一二公正委員紳士泛小舟於此等處按口分給勿遺勿濫俾得度一日之命亦仁心善政之餘可以固民心而塞責望也

一入告宜急也現今業已成災且較去年尤重如可彌縫了事恐飢民別滋事端將來糜費錢刀不可勝計賑撫之方自宜籌之於早且為民上者果存此心亦足以格天召和鄙意謂宜將此情形據實入告我

皇上愛民如子必當立沛恩膏即請帑亦理所宜然勝於為國家愛惜金

錢而轉斯民於溝壑也

再致唐子方護院

接復示一切並蒙聽納且多已見諸施行知賢大吏固早有經畫且幸鄙見之略同也別紙條陳二件因執事有俾之盡言之命是以敢竭其愚惟審察而擇其中

一稽查保甲平時尙屬可緩現當城垣喫緊之際更宜加意提防夫狡焉思逞者何日無之竊意此宜分派委員數人分管街道設立門牌責成保正如有外來可疑之人定須房主作保其不敢保者單人令其移居一處多者卽另記門面加意稽查各街卡房兵丁須令其在卡住宿嚴飭查夜委員無分文武務各盡心出力客店中寓居者令店主開導速行有面生可疑之人毋得容隱如此則奸宄無處藏身而棲苴之民亦得安堵並分

別應賑戶口亦可稽此周知

一刻下武弁兵丁自宜加意整飭將來萬一有事不能不資其彈壓須與制府言之漢陽水師營亦宜準備此先事預防之尤要者

致蔣霞舫侍御書

京中五方雜處實繁有徒混跡藏姦較之外省更易稽查保甲較之外省亦倍難然某謂今日思患預防正本清源之方莫切於此夫地大物博精神不能周徧則當以分段之法治之內外兩城暨　圓明園及各城外地方此分段之大者也內城　圓明園則各旗參佐領為之主以滿漢御史數人監之而於步軍統領受其成外城及各城外則司坊官為之主以滿漢御史數人監之而於順天府尹受其成參佐領司坊官及分段各為之主自於其段中延訪本地紳耆及寄寓較久之有年德通知時務者數人

襄辦保甲之事有不職若不勝任者步軍統領順天府尹及滿漢御史不時訪問及因公攷核定其功罪去留（官議功罪紳議去留）分段之法因地制宜長短適中要以本段司事官紳力所能及為斷其定各段官紳多寡亦如之每段中額設書吏二人差役壯健十八人執刑二人分段既定各官紳自持保甲簿步行挨戶逐查問其係何生理有何保人其迹涉可疑而無的保者逐之先期　奏定示諭現任京官取具本衙門印帖上寫某官係某省人某年月日到任視事驗收存查以為憑據其候選人員則由各御史片移吏部驗問有無其人在部投供與否其有官職而未投供或寄寓者取具同鄉京官保結（僕從廝役仍由本員自保）皆於清查保甲時收納違者許本官司同明監察御史再行傳諭仍行抗違者指名　奏參會試舉子驗其文憑同批已驗者面填日月蓋戳為記防假冒重出也寄寓寺觀者責成僧道住持

客寓責成店主會館責成值年首事租客責成房主皆令出結具保如有匪人許其首告仍免從前失查之罪徇隱事發一並究辦每十家立一甲長分街之左右遞數除現任京官寓宅不計凡士著商賈一概編入以一家之甲長稽查九家每月後復查保甲之時許以第二家更換以均勞逸如女戶單丁或宦籍客寓不深知本地情形者應準其作爲散戶以第二戶承充甲長京官宅內親友僕役皆責成本官稽查如有匪人事發後本官議處仍一體給與門牌許本街甲長人等公同稽查杜袒護徇私之弊保甲必立十家牌乃爲周妥如慮其煩重擾民則每段中或聯數街爲一牌或以一街爲一牌擇生監商民之有年德者作爲牌長專司一牌之事較爲簡便易行至夜間分段巡邏及各街口仿照外省設立柵欄以時啟閉之法再當詳議　奏定施行每段官紳會議或就衙署或賃寺觀閒房作爲公局酌定薪水飯食油燭等費事在初舉不免以爲煩重難行然規模已成

章程既定之後則亦不覺其擾而於輦轂地方必收實效夫今日逆匪居心叵測外省方十餘里之城尚可伏匿姦慝況京師之大人民之聚十倍外省非於保甲清其源如有姦人其誰從而查之若以保甲爲州縣弭盜安良之法
帝王之都無事於此此不然之論也不知高明以爲何如試驗之諸公又以爲何如再今年漕運必不可問鄙意謂　朝廷宜專遣委員於通州採買米石請　旨飭下山陝各省督撫採買小米豆麥輦運至京或許紳民捐輸米麥折同錢價給予官職於倉儲亦非小補煤炭芻料並宜加意積蓄檮昧之見未審當否統希酌裁伏處一隅之言固未敢倡言於衆也

致伯言先生書

伯言先生閣下到楚月餘矣未能以一緘上候興居遞中辱惠手書懃懃

垂念感愧曷極某於臘月十五日受事歲晚務閒之際無可見諸施行尙得從容講肄惟外閒官常習氣相視隔膜未如京師朋友之樂便是人閒天上觀書遇疑義無從質問閒求一閒冷書籍亦不可得又其甚者外閒所謂詩文多是橫流別派語以雅正之音多不能識然後知天下之文章亦斷然必出於京師而無疑也一昨王子壽過此盤桓數日黃子壽在此月餘皆於前日解纜去甚惜之也伯韓倘未到不知何處留連黔西詩境乃爾大進殊令人羨日前挈眷出都終日塵土兒女子喧擾滿前令人心粗氣浮無復詩趣故未能有所寄正也

復伯言先生書

伯言先生几下遞中辱賜手書知南歸之計已決未審秋後何日成行比歸朝計不獲親杖屨悵歉何可言喻惟視先生頤志林泉既壽而康則所

係於斯文者甚重而裁成後進之日長矣又何必爲都中二三朋輩惜哉承示江西節使處皆可寄書並寄文就正尤知先生之心之不忘吾黨也留別詩謹和一律呈教亦自鳴嚶嚶之意而已不宣

致劉棨雲書

棨雲賢弟國子先生足下日昨匆促出都未及暢談一再然聞接言論與手書見示者其意至深且厚今思之極不能忘入春後天氣暄和所業何似昨得蕙西書云足下將以今春二月內南旋果爾則長晤在即鄙懷爲之慶幸貴省文風士習未及棨雲竊見里閭之間絃誦不絕醞和之氣已見一二鄙人以空疏無據之身忝師儒之任未知能有造於萬一否隨時見聞之處無妨先爲示悉昨謂子壽比部避嫌之事賢者不爲子壽亦以不避嫌自任將來領益可卜閎多願足下亦存此心乃鄉黨之一幸也道

還書何能悉

再致劉芸雲書

芸雲足下春閒承惠手書知足下將以二月出京此於出處之道自有所宜然者特非足下固未能內斷於中而無疑也比因按試還田不暇作復亦無從探知芸雲歸里以否月初旋省乃知足下已返里門昨得燕西書述足下致滌笙者言抵家後閉門授徒力作以奉二親處置家事具有成法然後知足下之所以毅然自斷者固早信其取必於己而無求於人也近世士夫好高談名義於出處取與之間多不明其際分如足下者吾何間然從游之士英俊不乏有能傳經學而衍爲家法者否某忝居此職不能有所振作私心惴恐芸雲居鄉久有宜見諸施行者幸以見告當虛懷而受教焉人事稀少冀以時調攝書此不悉

復邵蕙西書

月初九日接去臘手書並與言翁唱和之作及芸別紙知諸君子夙誼之敦見愛之厚迴思良會益難爲懷輒勉成一詩奉和昔人謂孟韓聯句孟即似韓蘇黃唱酬蘇即似黃此詩未知於二君子何如也芸詞篤鄉里時時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念此實使者之責節孝請扁事楚北向嘗有之由本地紳耆具呈教官申詳學院洵不費之惠故有格於例而不得旌及可旌而不克請者似無遺於此矣諒即假九先生之遺法耶左忠毅識史道鄰此人何可多覯況取人者固先遊目觴近日文風日習於卑靡承學之士胸無積軸家少藏書求一二通敏可造之才不可多得鄙意謂今日欲振興文教當先於博文上用功有博通淹雅之才而後可得敦厚篤實之士有敦厚篤實之士而後可得經緯卓犖之人否則迂疏寡昧未有

於世有濟者而此書目之輯亦教諸生先博學於文之意初意只欲列爲一單後乃書之成册因欲頒給各學遂率爾付梓今復得兒二月初旬來書允代倩同人爲之攷訂私心感幸曷其有極目今秀才家知識苦不廣大見多謂古人文集數部便詫歎以爲奇僻其父兄亦相率以爲怪如今所輯大雅見之實覺至庸且陋然已爲諸生開拓心目不少如再加以辯別宋元之板本博考古書之正僞則有心之士固樂於聞所未聞而鄉曲弇陋之子必覩以爲龍肉而駭然置之書中不肯爲過高之談亦是此意來諭中得聞生平第一快事深慰於懷我輩餘錢須以供堂上甘旨爲第一賙卹親友次之購置書籍又次之買古書畫器物皆無用也萊雲何日出都其制行過高到家恐不得亟見考濮陽將嘗造廬訪之如萊雲者誠楚士之亢而邦人或不能識流俗多以年輩論人良可慨喟本日舟泊石

牌距安陸百里而近後日必當抵郡此後昕夕從事在挪者力有未逮音信偶一疏濶勿以爲怪仍望不以形迹見責而數數賜教焉春和伏惟道履佳安不宣

復邵蕙西書

新正月十三日奉讀手教知去臘寓書業已得達惟兄由子壽家信中寄一函已爲唐方伯轉寄江南未知中有要語否子壽接其家信即欲入京方伯勸以由大江東南取道北上攬山川之形勝以增長學識某亦贊之計此時當抵金陵矣冬間買書錢至五十千可謂之至前在京惜不過兄此時終日相從僕僕極肆傍晚登車猶與賈人爭數十錢至空手太息以去殊令人恨恨此間書肆極寒陋欲覓一專賣書書者亦不可得然使中必爲留意儻有能分寄友朋者知賢於帖檄遠矣某今擬一書目凡學者

應看之書皆爲分門別類使知欲從何處用功便有何等書可讀爲目百有餘種凡過於浩博及無關正業者不錄此爲鄉曲秀才開一用功之路凡考居優等及新進諸童各給一本與之庶北書肆可因此生色矣

復邵蕙西書

使還接八月二十三日手教甚詳恐如獲面談甚快甚快旭圖報王刻史記爲有用某固不能忘情吾子賤菽粟而貴珠玉所不識也通鑑考異韓文考異雖善本然非今日學者之急務蓋此等書不過刊正訛謬辯別同異於全書大致無甚損益在學業有成者藉之以爲考核之助否則初學讀通鑑使當明於治亂安危之故讀韓集使嘗學其卓然自命之志超然越俗之文即不覩考異未爲大失近日考據家爭持於一字半句間往往逐其末而失其本此二書經大賢先儒手定固與凡經生書有別然以

云導引初學有益後進似尙未可也昨與茱雲言近人好刻古書而六經四子書無善本甚不切於日用異時欲攷訂羣經精刻一板以繼相臺岳氏之後竊謂此志當見許於通人朱石君阮芸臺何可易學然學之亦自有道要不襲其迹而得其意所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也馬伏波固倜儻士而晚年議論獨有取於吾家零陵太守豈無見耶老兄必能察之

復邵蕙西書

茱雲已矣今得其易簣時手書百二十許字首尾完具洋洋如平常大言以猶子鳳山爲託令誨之爲端士及勉以進德爲之彌慽而已不及其他讀之潸然淚下某於此何敢自謂盡職然自念未嘗無一日之長見效或在數十年之後此意惟茱雲深知之若人去矣誰識此心以助吾聲勢者此所以尤痛心而短氣也十月二十四日由德安試黃州二旬而畢事雪

堂快哉亭遺址皆在太守署中按試畢得一登覽頻行諸君送於赤壁下少憩目焉所異者登雪堂時前後兩日皆大晴惟此日午後北風釀寒傍晚雪霙飄灑歸來雪晴月上江城十里有光搖銀海之觀次早晴風送帆迴望武昌樊口諸山東綠如畫私心竊幸以爲嚮昔之夜坡仙特爲吾作玉戲耳肩輿中口占一首錄呈以博千里一粲

復邵蕙西書

得初五日手書甚詳感慰之至茉雲猶子世墀縣學生也前數日來閒茉雲臨歿時語並鈔示遺囑一卷讀之潸然其遺稿茉雲囑寄京求滌生先生及諸同好是正再爲刊行此時正鈔錄也鄧孺人前數日已回毋家亦茉雲促之去遺命以仲兄子世圭嗣甫十歲耳鄧孺人能撫育之甚善某前接茉雲書知孺人之賢即爲茉雲君權以爲言翁聞之必與鄙見不謀

而台今得足下書乃知言翁已發此論某不敢自幸其言之中而益以悲某云之阨於遇也編刻羣經誠爲願奢難副書發後輒悔之今得兄緩晰見教則狂言不爲無益爾雅經注已付刻無可如何抑子產有言曰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他日當爲兄詳言之

致姚子楨書

前數日鄉人張地山至接誦手示並寄到音學五書舊本拜惠多矣感何可言知已遵捐米例留用江蘇此於迎養自便殊企羨也某大考後叨擢數階實夢想所不及比來職事甚閒惟日觀古書不倦每自歎前十數年弊精神於時藝不復知有萬物之多天地之大也今既得此暇日而不務讀書聞道以補其不足不幾爲宇宙閒之做人耶所以購書於數千里者誠不敢束而不觀以負我良友也道遠書何能悉

致俞子相

發書後檢讀尊函內詢及督率教官一節此等人大率謹愿畏事者多輕率妄動者少明練曉事者十之一二闒茸廢職者幾過半焉考校時不過於初到旅見一次場中監試不便接談其定為發落諸生畢復延見一次遇事訪詢俾下情得以上達外此因公進謁者大率寥寥其平日訓迪則爲使者所不得見勸否亦難定以課程獎勸之方無可爲力卽遇其賢不肖者回省時原可對督撫藩司面言甄別一二然如此者安能數覯且本衙門例不出考而所言又有聽不聽之分名爲屬員而實不甚交涉名爲上官而實不能操縱其難有如此者至論崇儒優老之意則禮節容貌之閒不嫌過於溫靄其平日已爲他人所簡賤者使者視之不值一錢則斯文掃地矣故監場時衣服飲食皆宜留意也督率之法細思惟認眞糾行

月課議

朝廷功令而於諸生亦不爲無補仍按季考月課之成法季課或由本院出題間以詩賦策論課卷俱令該學批改按月呈送其明敏者于書獎勵怠玩者嚴札申飭屢列前茅之生歲科考時必拔置優等當堂獎勵則士卒其教亦不沒其終年訓課之苦心如此則闒茸者亦思振作學校將有起色矣此等課卷須專延一幕友代司其事而已總其成庶不勞而事舉惟高明擇之

致孫渠田學使

月日得留視學政之耗以手加額幸逾在已鄉邦之慶豈有窮哉伏惟閣下本躬行心得之餘敷爲文章教化其設施必有大過人者遠人自當傾耳聽之也亡友劉茉雲貽書勗有云學政約有三要一曰防弊一曰厲實學

一曰正人心風俗防弊則尋常自振厲者能之厲實學則如朱竹君阮芸臺諸先生能之至行事出令處處爲正人心風俗起見則非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者不能某不敏實有愧於斯言乃不能不以望之閣下也儆省士習向稱安靜惟見聞苦其陝隘閣下以經古之學振之必有爭自祓濯者教澤之深且長收效當在數十年後也某在此二年毫無裨益乃荷

聖恩重申使命彌切悚惭自揣前事尚復碌碌則後此可知已尚望吾兄有以策勵之前數日有人回粵特寄拙刻四種就正萬勿吝教子相於經籍纂要中增訂數條某今日尚佩之勿忘也

致蘇虛谷

某見近之爲學使者大抵皆以全副精神注於防弊而於栽培士子振興文教轉視爲第二義蓋因聲名所係一爲衆人所共知而易於得謗一爲

士林所默受而難於見功輕此重彼亦事勢不得不然某固不敢遽違時議而亦欲加以變通使夫弊去其泰甚而不必深苛教行於隱微而不求速效此私心所欲盡而未能者我兄以爲然否也子實近爲其尊人禁不出門大是妙事此君三年閉戶何患不爲傳人逮學成然後再如司馬子長之游會稽而探禹穴猶未晚也

致劉鳳山

鳳山足下昨日談次見足下氣質醇和趣向甚高知將來必能自立而令叔之篤愛爲不謬也還囑細閱一過淚下不忍卒讀賢昆季自能守之令叔當無所憾閱至藏書不許借人出門一條竦然汗下尊府因某而破此例恐逝者之意不以爲然竊念令叔在日於某借書殊無所吝臨歿手示猶謂兄所借書吾皆有之緩緩可向鳳山轉索因此不敢自外且使某得

稍有進益亦若雲之志也但某每次所借書覽足下可錄副存記將某所書焚於令叔靈前異日還書亦如之有便渡江無嫌進署一談不宣

經德堂文集卷六

外集　　　　臨桂　龍啟瑞　翰臣

書十二首　雜著一首　祭文二首　駢體文七首

復翁惠農年伯書

接誦賜書詞謙以抑氣和以溫始知賢人君子老而好學之心與人爲善之道固如是之甚厚而無窮也瑞以寡學肩茲重任夙夜惴恐懼弗克勝竊念朝廷設官莫不各有其本來之意學政之職大之在於正人心厚風俗卽次之亦當振興文教講明經術使承學之士知所嚮方而不至爲鄙賤固陋之學則其於稱職也庶幾焉然自愧平日所積未深譬之潢汙行潦不能澤物而躬行之間復多未盡苟以之設教則內顧不能無慚於是不敢過言高遠深微之道而就其力之所可及學之所能至者與諸同學

之士共勉焉復念六經四子書為文章學問之本士人苟專其業則心不外馳內行可漸篤實卽一旦見諸施行不至空疏無用楚北人文最勝而求其根柢磐厚醇固茂密者信如來諭不可多得及今祇求英俊之才與狷潔之士冀其願力猶可取材焉及巡閱所至求如此者亦復寥寥而鄖西治經之士僅有三人則信乎善教者之隨地得人而盛德之必以類從也楊生旣以選拔中等夏生見挑入江漢書院肄業獨顏生尙未得一見然使其炙門墻則勝於走通都適大邑遠矣鄖陽僻在楚之西北為明季以來用武處宜其文獻彫落鮮所承傳然六邑之士秀良者所在不乏風氣亦醇實可愛竊以為地方官吏得藉手以施其教育者此其近者焉校士時曾有告諭一通勸諸生入省肄業然鄉曲之士類多牽於時俗未知能聽從否肅復敬布區區惟照不宣

致何願船

願船仁兄執事前奉手書並惠寄盋石楊氏新刋韻補古書精刻可愛之至多感多感冗中未及裁荅又承伯言丈轉寄一書相念之情溢於楮墨在京華者猶如此在外更可知也某前上言翁書謂同憶友朋之樂便是人間天上固知有心人亦同此情耶此間科試已畢於經古之學無能振作至躬行實踐之功更非以身率者莫能相勸豈區區不才所勝任哉甚矣稱職之難也吾兄獎借之言適增顏汗耳言翁決意南歸不勝悵然伯韓侍御在家作秀峯山長夢白中丞復剏立孝廉書院延坐臯比里中後進均受其益較其為官時自樂茉雲忽爾徂謝此人當為天下惜而尤可悲者則某近失一畏友耳茉雲若在其能補不足者豈小也哉已矣無為為善矣茉雲疾革時諄囑刻朱子小學以引掖其鄉後進渠向見某有明

呂氏家塾讀本係大字而無注非讀段氏茂堂先生集謂此書以高注本爲最善仍莱雲家借得讀之較陳注實多所發明亦時有未安不揣固陋爲之補正數十條擬附刊本書之後見鈔呈訂正望勿吝教也

致杜繼園書

某在此二年毫無建樹幸得賢者受代爲之彌縫其闕欲幸無似楚北人士知禮尙文鼓舞之方自易爲力惟根柢之學不講是近日讀書人通病某在此專以經古之學振之拙著有經籍舉要一書頗示學者以讀書學古之法板置江漢書院匆匆未及以印本呈教又刻有小學高注一種校對甫訖卽遭大故未得頒給板存漢陽之崇正書院此書院係本年新建因該府舉人郞履謙等在本署及府縣衙門公稟請以該處閭門官房一所改建義學當卽批府飭縣照稟遵辦該縣正擬通詳而鄙人卽事深以

經費無着爲慮彼時鹺商致送賻儀五百金家慈以此爲受之無名不如公之與人爲善即代該商捐入此書院將來勸石仍以商人等出名某不敢掠美也每年山長束修生童膏火計需銀貳百金以一分息計之須本銀貳千便可作長久計今已得四分之一此後繼長增高甚易爲力漢陽海令勇於任事一切經畫便可專委也初時某定學規數則亦未及頒行今具抄呈教鄙意此書院原爲培植正學起見故不以時文之學限之所請山長業經該首事訪聞確實並與該府縣議定興國布衣萬玉虹先生名斛泉此人軌步繩趨身體宋儒之學鄉黨從授小學者甚衆上游既能提唱則人知重道尊師不屬俗情爲怪也區區未了之心於此事幾居十之七八諒大君子必能同志故敢布以腹心又所刻小學校對未精歸家讀禮之暇當續校寄求是正近思錄一書本與此書相輔而行昨始議刻

王文恪師相重刻江注本未及鳩工閣下將來能爲續了此願亦江漢間人士之厚幸也其留任告示已登稿傳後附取士條規未及鈔入此用羅茱生前輩底稿徵有增删今並寄正或可參用一二也

復閔鶴子書

鶴子仁兄足下遞中辱奉手書並惠讀詩經大義一卷快慰之至計維興居康勝課士之餘得以經籍自娛大著一編實能好學深思窺見古詩人之意旨大約攷古而不泥於古從今而不蔽於俗所謂詩之失愚者此宜可以免焉某學植寡陋於是經無能爲役意有所疑或可以匡助於足下者輒逐條注於簡端伏候采擇竊謂自來說詩之家厥有二道漢世諸儒多墨守經師之古訓宋後儒者始務競心得掃棄舊說而以己意測古人於千百載之上其能得古人之意者固時有之而其空疏無據者亦往往

然矣自朱子集傳出乃克會衆說而折其衷觀其集中與門人言作書之大意實與孟子以意逆志不以文辭害志者若合符節舉凡漢儒膠固拘滯之敝是書出始一洗而空之有宋諸儒之說亦至是始得所論定故自春秋以來善讀詩者惟孟子而善會孟子之言者則朱子一人而已矣後之言漢學者以其毀斥小序過甚又解詁多不從古義遂至不滿之詞不知朱子當日精擇詳辨於漢儒之堂奧固已足履而身寢之特其所見以爲如此聖經至重不敢遷就以自成一家之說然其教門人看集傳者必兼讀古注（見語類中沈壯仲所錄）是知朱子之心原未嘗因已有成書而遂廢儒先之說乃欲人並習儒先之說以知已求是之意也近世學者於毛鄭傳箋概置高閣不知古賢傳受淵源具在而朱子取舍之義亦藉是以識別於其間爰擬輯爲一書以朱子集傳大旨標舉於各章之下復引小序而下

漢儒專門之說附焉使學者知集傳之外古說詩者之家法如是又可知朱子慎擇之意之所存名曰詩經今義證羣於人事又治他書未卒業故不暇及今讀足下書大足以起發鄙意故不恥淺露而自竭其說為士之能讀書者希讀書而又能治經者希之希者也願勉為之毋少倦所未見書籍亦有他可借否某在此碌碌無所長外閒尙無異論然於學校中大有所振作則愧未能也惟讀書之志不敢懈耳道遠書何能悉

上某公書

某自春仲下旬歸里本擬居家讀禮屏除外緣乃因粵省近日盜風甚熾湖南新甯逸匪竄入邊境游魂轉徙去會城僅六七十里閒省垣士民鄰不知兵一聞戒嚴頓生驚怖城中五方雜處姦匪尤易潛蹤在省紳耆僉議舉行團練捍衛里閭本邑紳宦無多不得已亦以墨衰從事實因官兵

調發且盡故爲此以壯省垣聲勢其見在諸軍并力會勦計不難盡數殲
除所慮者此賊向由山徑下出剽掠我兵居平原曠野則無由見敵踰山
越嶺則彼得用其所長亟肆罷我多方誤我難於取勝尤可慮者外府州
縣土匪結黨屢數千人白晝公行刼掠村市壯健爲之裹脅老弱盡於死
徙號哭載道雞犬一空春耕之時牛種無存比及賊退欲耕不得勢將束
手就斃此等情形大約桂林平樂潯州柳州思恩南甯所屬州縣在在有
之地方大吏苦於兵力有限經費無多顧此失彼倉皇無措竊念粵西近
日情事如人滿身瘡毒膿血所至隨即潰爛非得良藥重劑內扶元氣外
拔毒根則因循敷衍斷難痊愈終必有潰爛不可收之一日現在封疆大
吏存心仁厚揣度賊勢控制亦頗周詳但苦經費別無籌措復因目前無
陷城失守之事不得以請調大兵爲辭慮費太多又將懲往事以爲戒此

聞土匪情甚詭譎明知攻陷城池必爲
王師所不宥故所過皆擄掠鄉井草芥無餘復不甚與官兵對敵以得逞
其來往橫行之計其實慘毒之形蔓延之害倍有深於陷城矣守者大吏
晝夜籌畫兵多則餉絀分守則力單始欲節費而少出師則力不足以相
禦繼因添兵而多糜餉則費已不可勝言且食不足以給兵則兵怨兵不
足以衛民則民怨又匪徒滋事以來從未大經懲創草莽之間狡焉思逞
者即無事之區亦將乘間竊發聞諸父老之言桑梓之隱憂未知何日已
也某自慚弱劣書生不能荷戈從戎復愧家無寸田不克毀之以紓國難
惟歸來見聞所及實有萬分危迫之形用敢縷悉上陳儻荷明公俯念偏
隅神功及物於以上贊
廟謨下禆疆務則鄉邦之幸豈有窮哉

上李石梧宮保書

月日某頓首上書宮太保閣下自旌麾出省未獲以一椷上候興居每於伯韓前輩書中輒辱注念性既疎懶又無深謀至計可以益聰聽備采擇是以不敢有所陳於左右非敢置明教於度外也昨讀致伯韓書尤復諄諄致意私心揣恐不知所云以爲明公如是其愛之深期之厚而終秘不肯竭其愚是失可以言之時而終負盛德也方今事勢以籌餉爲急藩庫空虛非復尋常可比省垣百姓多閧胥事卽地方官極意安撫而此等情形久在目中人人懍懍如失所恃又甚可慮者各兵勇率多兇頑獷悍平時撥名給與口糧倘有睊睊狠顧者一旦廩給不繼則狂譟瓦解何以禦之計今庫項已不能支旬日而此外又無剋期可待之款捐項目無起色卽有亦非目前可待萬一因此潰決則執其咎者豈獨專司儲運之一人耶

伏惟明公以忠勤體國每事必籌萬全及今無可措手之時不得不權宜以逼其變非關截留黔餉十餘萬此今日所萬不得不然況將來歸於黔省兵食仍屬無礙而移彼注此外可以弭非常之變內可以安士庶之心入告後函致制軍諒中外更無異議矣伏願明公奮然獨斷究觀事勢成敗則闔省兵民必蒙再生之福明公以寒素儒生蒙

兩朝知遇身爲大帥軍事安危定在呼吸必不肯拘泥形迹坐失機會而貽將來之戚也某迂儒小生何知至計然博稽衆論方今切時要務於此蓋莫之或先明公儻納用其愚而又諒其心之無他則隨有見聞不敢不竭知畢慮以報也又聞外間輿論頗謂使節宜駐近潯州使諸帥得所稟承而調和自易計伯韓侍御至此必能爲執事言又賀縣陣亾之署都司郭爲標平時極得衆心臨陣捐軀亦不草草平樂人言之多流涕者此於

例歷得
賜郵如明公使之從優而速亦激揚士心召號忠義之一助也恃愛放言
誠惶且恐惟明公采擇其要而無取之於形迹春雨寒暖不時惟善自珍
攝以益鈞重不宣

復唐子實書

子實四兄足下圍城中屢接惠書極知尊人暨賢昆仲捍衛之勞中有不
待書而始悉者則於平日固已信之也使吾鄉團練皆得如君輩者爲之
足制逆賊有餘勢固難盡如吾意耳嗣有四鄉聯團之議會泐數行奉達
倉卒中詞不逮意復承足下惠書反復辯論深維其事之不易而究極乎
所以集事及古者用兵之法高識遠見匡我未逮雖至愚不敏敢不敬佩
然某竊維今日之團練與用兵者道不同兵者朝廷有糧餉以給之而專

為民衛者也團練皆鄉民自食其力一旦臨敵責之以必死而要之以不逃此非平日以恩信結之臨事以忠義激之雖頗牧為將猶未可也豈鄉大夫德化所能及耶必如君家父子兄弟督一團之衆以身先率誰敢不從然使四鄉皆如此亦未可矣又各鄉所謂團練者雖名位卑甚實皆吾輩等夷或其齒有與吾父行者如此而罰之其任受耶雖公議無所逃不過使之避位而止而暗中主謀唆使力足以壞吾之事吾又可以扼其吭而制其命耶環顧目前孰有助吾聲勢者以孤立之身而犯鄉黨不韙之名雖至愚所不肯為力亦不能為也至團長團丁見賊逃者遂將論以軍律此於情理事勢皆有所不能又不在紳士之無權也今之軍營賞罰何如者果能賞功罰罪則此賊何足辦安恃區區之團練為否則猶不畏此刁滑詭譎倖功避事之徒有以議其後而撓吾法耶足下每欲吾罰不公

正之團長一二人請試思之將何以爲罰如罰之而不行誰爲吾助而使之終致吾罰也嗟嗟子實天下事固未易言士生三代後即使乘時得志其能不委曲遷就而欲徑行其意以求事之有成者亦寡矣況吾人欲有所爲於鄉黨之間耶雖有不得志不嘗以枉道論此非好爲苟且之說以自便也至於凡事須求實濟此更不待言足下亦知某於平日非好爲虛飾者乃今不能不以此相責望顧此閒亦籌之熟矣苟欲從實則如尊論籌經費製軍器自軍興以來

朝廷竭天下之餉以供轉運贍兵勇之不遑又安所有餘以贍吾鄉兵且鄉兵誠無望朝廷養畜之理則仍不能不責於四鄉之捐助瘠苦慳嗇之區所得幾何竭其力僅足以製器械耳有器械而不練與徒手同至於練則費不可勝言矣足下能以其鄉先之而期其事之可必集耶苟不能如

此則所謂明訓練習坐作備糗糧築關隘者今皆不敢遽言某於古人兵書非竟不寓目卽宋元以下言鄉兵者不下數十家閒亦瀏覽一再非有所遺忘而擯之不議也謂議之而不行則空言不如其已也足下乃謂有章程與無章程同前之章程誠爲未盡然篇末已言之矣今所定有加詳者而於此仍未敢切實道及事有甚難而行之有序省中總攬全局與一鄉一團之事不同如使稍有隔閡則令不行人不信且又蹈虛而無實之咎也比歲以來吾省之爲團練者數十州縣得力者未易一二數其所爲章程吾皆得而讀之俱無新奇可喜高遠難行之論今采錄分爲若干條足下觀之其以爲然耶否耶盡耶猶有未盡耶有見及者無嫌增損一二其不能通行四鄉者則不妨存爲貫鄉科條要使人易知易從而仍不忘乎每事踏實之意而已然則如今日之所爲敢信其有效乎曰烏乎敢知

其無效何如不爲知其難爲何以不去曰勢有不得已也朝廷之事可以去就爭鄉黨之事不可以去就爭某自任事以來人之以此相屬者未嘗不汗蹤色變與鄉人當道談者皆俛首斂氣出之無幾微自得之容誠萬有不得已也今日之事將因一鄉而累及一邑因一邑而累及一省此非有人維持調護之則外郡枕戈被甲之士抑鬱不揚某在局中自信所補非無毫髮而名聞所失幾若邱山此巧於自謀者不肯爲而姑隱忍以就此者家國之義不容徑去盡吾一日之心以求一日之效而已見今餘盜潛匿土匪橫滋壯勇之散遣無歸者所在剽掠即逆匪不來而可慮者甚衆及今整飭足以消患未然抑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足下如以爲然願勉之毋忽

致唐子實書

子實足下連日公私猥碎未及走候興居昨承見諭諄諄並致城鄉諸君再三挽留之意某非恝然於父母之邦也如肯恝然者何俟今日且亦何必自鳴孤憤而結怨於地方大吏如前者之爲也蓋於去年卽知事勢必至於此誠不忍聽其潰決故及可以補救之一日而亟言之今於大局仍無所爲卽留此總歸罔濟不過以身殉衆人而已使某果能籌萬全之策於地方有所利賴卽鞠躬盡瘁所不敢辭足下試思吾於今日其能建一策而必人之見用否也勦賊重於兵餉方今時勢從何籌畫當事者果能用吾言何至今日而留吾身苟不能用吾言而留吾身亦有何益然使能留吾身而聽吾言卽今日亦未嘗無萬一之益也但不卜能聽否耳彼宜是屈於公論未必能有心相下外閒議論謂某先宜屈節俯從者此其人誠不知世閒有廉恥事使某果如此亦復何足爲重此祇可爲吾子實言

之他人蓋未能悉其一二也四鄉團練較前稍有振作然使其一一律完整亦非易易其事者或時以偏徇壞公義又不願人規其過失僕之直道恐不能行於鄉此尤可爲寒心而短氣者也承諸君相愛甚厚然不可無以處僕公呈斷宜緩爾因僕處嫌疑之地將有人疑爲指使者此大不可也

致唐子實

子實四兄足下去冬潘僕旋里曾奉一書計早得達伏惟里居賢勞南鄉諸盜清釐有緒足見賢者處事與人不同也某在長沙聞漢陽警耗遷延月餘二月始開帆歷涉湖江三月十一日抵襄陽適其城中襄樊前月曾有戒心因賊竄德安總督退保隨州賊竄隨州總督退保棗陽棗陽去樊一日程耳紳民屬大府爲賊覬覦懇襄守詣營力爲勸阻總督不至賊亦不來而飾詞入告者乃以同顧根本爲藉口矣見今陝兵三千及僧邸派

變之數陸續可到賊之北竄殆無足慮而南出於楚亦大可憂京口大營時時有乏糧之患且只能專顧水路湖南兵餉支絀必將撤防堵兩粵之大半以赴下游復難保上游能否無事久未接家信不知吾省暨東省是何情狀也私心計之吾鄉以相忍爲國即以今之人行今之法又得賢者彌縫補苴省垣或可相安無事至諸賊之起伏則又視天心之悔禍與人心厭亂而非人力所能確有把握也如使人力有用向卽不至如此敗壞今已敗壞卽人力無可復施況復不易其人變其道以治之事未有能濟者深賴足下之委曲求全而已比見天下事類如此尤令人悒悒世變愈大而人心愈不可問則豈眞無轉移之機耶滌老自克復田鎭後兵將屢勝而驕輕進無備爲賊所乘焚其舟者二次至今日竄漢口之賊則因總督長惠失律皆無可追賊將乘勢牽制會塔使之內顧滌老分兵援鄂後

仍駐豫章修理戰船期明春水發與塔俱進洵壯志也去臘之敗論者甚
爲惜之大約氣一盛則必干造物所忌勝之高唐殆亦猶是而傳聞又有
甚焉方今人材實難見一稍能自立者如人踐薄冰渡河旁觀共爲齒擊
而斯人乃不知自蹈於危地也非材固未必爲時用即用亦未必能有所
立儻有所立卽未知能不自矜異否所以然者徒爲天下惜人材而已旅
中之事藉得清理舊業較里居叢碎爲樂尊處舊藏唐張漢陽王家墓石
此間有廩生席方璘者亦好古士年來購得王父子兄弟墓石共七片嵌
於襄之漢陽王祠足下 如還此石於席生亦一段金石佳話也數日前苦
雨今晴霽而陝兵過境羸馬缺乏須四月初乃能成行將取道太原以達
京師中有不得已之故足下詢之家信自悉來書望寄至少鶴處須緘秘
可必達公允惟順時保愛爲鄉自重

致劉玉衡書

曾滌老一身關係天下大局中外人心視爲安危向背今時事至此局勝浩歎推原其故或屢勝之餘疎於防範耶抑賊實能軍彼之致我確有把握耶流俗多以成敗論人某未敢信其必然也少鶴來書屢有望我爲滌翁之言其意固厚惜於事理曾未加察耳滌翁德性才幹固非某所敢比肩萬一而其區區爲國之誠與夫磽磽不缺之槪自揣倘爲近之前歲越分瀝陳自待具有此意乃事由中下迄未拔覆於斯時也當事以怨毒忌我旁觀以腐儒目我纖人以禍機中我流輩以危言怵我某於此時實有岌岌不自保之憂然自矢此心百折不回卽使堅强如滌翁者處此殆亦無所措施況以菲材根柢淺薄豪無憑藉事勢又彌近破壞莫可收拾斯亦明知其無益而不至適與禍會也鮮矣是以迄今默默不復有所動作

爾時即知變如吾兄少鶴者固未敢以滌翁望我也以滌翁望我則早已決裂而無餘矣夫昔日不欲以滌翁望我而今日乃欲以滌翁望我耶以滌翁尚不能爲之事乃欲氣力遠耗百不如滌翁者而責以所必能耶人之所處實難如某何足道古來英雄豪傑處萬無如何之時卒堙抑其材使與庸衆同歸於泯泯者蓋不可勝數也人生精神意氣恆在壯年稍有屈抑輒復消阻於此而能不自餒者幾矣某於此蓋愼持焉老兄試以此質於子實諸君當必以爲然也

致官秀峯將軍

襄陽得陝西大錢當百者九萬串現分二成配搭使用尚已通行惟陝錢砂重料薄恐難行久當百大錢爲利已重工料復不結實是開私鑄之門而爲姦民倡也即日日嚴拏而重禁之庸有濟耶且如此則姦民必銷制

錢而爲大錢將來大錢必多而制錢益耗制錢日少而貴大錢當日多而輕遽其不能暢行則官中必盡賸大錢而無益於用此非計之得者也愚謂今日鑄造大錢只可至當五十而止果能暢行獲利已多錢貨取其流通國家多鑄一錢民間即永遠得一錢之用成本雖重功效則深不在今日鑄過幾鑪得有若干息錢又不在急於多鑄當百大錢且不求其精良致滋流弊也即當五十之大錢亦須案照部頒成式銅色分兩一一具足方可各省通行蓋自制錢所以能流通無滯者因各省所鑄大小厚薄無甚差池小民一見便知其爲官錢也如今日所鑄之大錢分兩銅色不一安望其能行遠耶

復官秀峯制軍

承示勦賊方略水陸並進自以大軍策應居中指日掃除繚安直趨武漢

彼時會同京口大營南北夾擊定可光復鄂土翹瞻丰采欽羨曷窮某因奉母北行肩無旁貸不能躬陪帷幄親領運籌惟有逖聽捷音紀之鐃歌用附韓碑柳雅之末耳並云及現在兵單餉絀支持不易誘使竊冀之見得以上陳自顧書生未嫻軍旅況以目前局勢較之往事兼倍爲難然竊嘗謂事之難易視乎其時才之長短視乎其心時勢原有萬難此心無不可盡果能於人事有挽回之術則天心亦或有轉移之機自廣西軍興已來某不敢言躬親然未嘗無目覩但由偏裨以至統帥由大吏以至羣司茍其人能盡一毫之心則必有一毫之效蓋有旋至立應者因此歎古來能建大勳業之人未有不以方寸爲之主也至目前軍餉固難隨處飽騰但可均勻分派不致枵腹於盡心籌畫之中仍示以甘苦與同之義若輩具有天良未必不聞而知感也向來帶勇員目於請領餉項多有積弊於

此稍加核實務使實惠均霑糧臺諸員洗手奉公使帶兵帶勇之員無所藉口則兵勇亦將不約而自奮也況又有賞功罰罪必求其當集思廣益示之以公則萬人聯為一心呼吸通於一氣以此臨敵庶乎制勝之道在我矣凡此皆節下所優為所以區區見諸語言者聊以上酬知愛用副虛懷下問之意而已溽暑伏惟順時自重以慰下懷不宣

復馮展雲學使書

前數日劉吏寄到復書所以訓勵之者甚厚感何可言惜相離較遠未能親侍教於下執事也比維職業優閑丹鉛不廢編訂大集已有成書甚盛甚盛今日治此誠非所急然執事與鄙人幸值此暇日舍此別無措注固未嘗湛溺其中而不知返耳某在此日讀通鑑一卷將采自漢以來以諸帝為綱諸臣為目人約舉事蹟賢否於下大要二十餘門使後之人觀其

臣則其主可知觀所用之人則世之治否亦無不可知也擬命之曰是君是臣錄蓋本朱子中庸章句之意宋以下則取他史鑑足成之今倘未暇爲初脫稿者六代已前而已如有成書必當就正也貴同年殷小東州牧誠佳士前晤以拙著古韻通說見謂不惡已命人鈔錄副本小東於六書形聲之說特有所見輯爲數十條往往有精確不磨者然某竊謂說文之所謂形聲者以他物形容其聲使人讀而可識蓋凡物莫不有形偏旁之字以聲爲形其曰形聲者猶言形其形聲其聲云爾過求則傷於隔閡矣執事以爲然否軍務近益不振蓋無賞罰而能用衆不以身先卒而能制下事無古今大小難易蓋未有能濟者此又不止於楚北軍務爲然也

復王少鶴書

少鶴同年足下遞中奉到手書始知一年餘之旅況貴恙顛末欣慰無似

刻下諸證漸就平復惟足瘸乃爾纏綿計或氣血稍損調攝便可就痊收效遲則其成功也固固當徐而俟之耳不宜求速效轉滋他弊閒中作小詩慢詞亦是一適承示詩中功名時會二語評量城北恰得分際此某意中之言也倚聲多綽婉可誦之語見寄一闋尤勝近有江南賈偁在此深於此道某乃時從爲之見謂不惡去秋九月每夕作二三闋積之一月遂得二十餘首今春又得十餘首中有奉懷兩闋謹呈拍正識者以爲可與於斯道否也近之詞家專取曼聲弱字以爲不如此則不得謂之當行此亦如古文家之抑守繩尺異己者則謂之不工也安得一才力大宗法正者起其衰而返諸古乎詩文近皆少作大都爲人事所分比來於經學稍涉其藩然殊無得嘗處此邦才華之士固自不乏而經學躬行殊少概見如王子壽劉茮雲者誠未易鼎足也最可惜者茮雲自去歲請假歸來本

擬閉門授徒以事二親並傳其所學以教鄉之後進而沈痾屢轉氣體羸弱時歷三季遂不能支易簀時力疾手書囑諸友進德修業爲之彌憾嗟乎如若人者豈今世所易得哉得不爲之潸然以悲耶足下聞此當復何如言翁有秋後南歸之語或得相遇吳中永安尉孫君乃未識何人便希示悉

粵東紀程錄

道光二十有四年五月丁卯朔越十有二日戊寅啟瑞旣受典試東粵之命襲日己卯謝恩於朝辛卯自京寓行以僕五人從宿良鄉與正使何公桂清會良鄉爲京西南首邑故事使臣至驗符給傳過者去宿者留留則宿於驛館他邑以次

相受壬辰抵涿州雨甚癸巳逾新城抵雄縣積潦深數尺肩輿涉水慄慄如墜甲午逾任邱乙未逾河間宿獻縣六月丙申朔過変河其驛曰富莊宿阜城丁酉宿景州戊戌至德州宿恩縣己亥宿高唐庚子至茌平辛丑經黃山麓入東阿遂宿東阿之舊縣壬寅食於東平望泰山宿汶上癸卯過兗州宿鄒之北郭甲辰入於鄒謁孟子廟道旁見嶧山逾滕乙巳渡運河宿銅山之利國驛丙午渡河至徐州欲訪東坡先生黃樓遺蹟不果丁未宿宿州之褚莊戊申逾宿州抵花莊宿己酉宿鳳陽之王莊驛庚戌渡淮宿臨淮故縣辛亥宿定遠壬子宿合肥之店埠合肥爲廬州府治所地廣而多山夏苦旱癸丑入廬州府宿甲寅宿派河驛乙卯逾舒城宿其南驛曰梅心丙辰宿桐城丁巳至潛山道旁望天柱山戊午逾太湖宿松宿楓香驛己未宿黃梅庚申自黃梅行驛路爲江水所浸以舟濟五十里辛

西渡江至九江府宿壬戌入廬山憩東林寺訪香鑪蓮池諸勝宿通遠驛在石耳峰下癸亥宿德安甲子宿建昌縣令始以八代馬負轎乙丑宿安義七月丙寅朔宿奉新丁卯至瑞州府館於試院院左側屋三楹是爲蘇文定之東軒端於北宋時爲筠文定故謫監州酒稅也戊辰至臨江府己巳至新淦庚午渡贛江宿峽江辛未宿吉水壬申至吉安府癸酉宿泰和甲戌宿萬安乙亥宿贛之攸鎭驛丙子渡贛江宿贛州府丁丑自贛州行渡贛江而西又渡而南又過江宿南康郭外戊寅宿大庾之北驛己卯至南安府庚辰過大庾嶺謁張文獻祠遂抵粵之南雄館於江干辛巳易陸而舟始入舟泊城南五里之高塔壬午泊始興江口癸未至韶州乙酉過彈子磯遊觀音巖丙戌至英德戊子過中宿峽遊峽山寺訪黃帝二少子隱處己丑至淸遠壬辰至三水甲午泊廣州河南八月乙未朔入於廣

州寓於公室故事使臣至扃門不得與外賓客相見巡撫使者設關防越
六日庚子赴巡撫署謝
恩畢入貢院闈就試者七千五百餘人丙午始閱卷凡薦卷八百九十有
奇二十四日而蕆事九月乙丑朔六日庚午揭榜徹棘出故事使事畢因
得攬其山川巖壑之美風士之宜諮訪鄉先生風俗利弊所以備輶軒之
採使者職也余以疲於應接間涉一二恩恩未及詳焉其愧於古者多矣
丙戌自廣州行十月甲午朔逾清遠重遊峽山寺戊戌再遊觀音巖補遊
水月觀皆題詩記其勝壬寅過韶州庚戌踰大庾嶺登舟泛贛江過十八
灘積雨新漲四尺許舟行晏然十一月甲子朔乙丑至南昌仍舍舟從陸
壬申渡九江乙酉至徐州欲以大車易騾馬載服物旣而弗果用十二月
癸巳朔越七日己亥還京師庚子恭復

恩命是役也往返幾七閱月中在途者五月餘在廣州者月餘入闈校閱僅一月而已自京師至粵東所歷凡七省五千六百餘里而自良鄉至景州爲直隸自德州至滕爲山東宿遷江南之州一曰徐自宿州至宿松爲安徽中閒湖北之縣一曰黃梅自九江至大庾爲江西踰大庾而南皆粵壤也四瀆渡其三曰江曰淮曰河五嶽望其一曰岱宗其爲嶺一曰大庾山之名勝者曰繹曰匡廬曰中宿峽皖之桐城豫之萬安其巖谷叢繞處尤幽秀皆廹於使事不及往

祭先室劉恭人文

嗚乎維我恭人秉性柔嘉其婦職之修於內者雖未能無缺然心之所能盡者則不敢不勉也屢空矣而無怨尤之色驟貴矣而無矜恃之心古所稱女有士行者恭人庶足以當之德豐命蹇而左右之人復與其素志不

合吾嘗謂恭人若輩何足忌顧恃吾有命在耳不意恭人竟以身殉之此其可悲者已恭人之生也於世途無愛戀之迹其歿也蓋若得所止而休焉惟是威姑在堂弱息五人環前泣後存者視之曷能爲懷恭人於此其必有不能恝然而捨去者矣撫棺一慟恭人其知之否耶悲哉尚饗

再祭劉恭人文

恭人去我月幾再周音塵如在邂逅末由殯於堂室呼莫余酬慈姑弱女坐對增愁我之顧此而敢淹留將速毋遲爲正首邱古云族葬後以術求我信其理俾叚於眸相山陰陽觀其泉流近郊十里地偪人稠遠則孚棄願竟不售歸問高堂尊老朋儕僉云暫厝後始綢繆我初不忍復慮衆尤東南震郊明神所都廟側有屋深窈如舟卜是子宅夜有扞掫是不得已曰久則不我憶子存處樂不渝足不出戶膽怯心柔今將去矣適彼郊藪

荒塋日莫野燐啾啾我憶子存病弱難瘳涼風見告先擁衾裯今將去矣樓於城闕空山皓月寒飆颼颼清明良日誰共子游淒淸獨夜無與子儔子宜知此其死也休宅此而安以相厥幽余時來視是黍是稷行將卜吉□□何猶誓於北上先爲子謀廿日卯時吉日既諏輛車將駕祖道聿修子其聽此強食無憂尚饗

跋長沙黃虎癡先生所藏顏帖後

顏魯公宗聖裔孫有唐元老壯歲遇祿山之焰義激丹心晚年陷希烈之庭志甘白刃固已名傳竹帛氣作山河揭日月以常行共乾坤而不朽夫豈類丁眞永草恃一藝以成名亦安在柳骨顏筋作千秋之定論然而書因品貴技以人傳本之於義膽忠肝發而爲銀鉤鐵畫況公世工篆籀學有淵源近承長史之親傳遠接山陰之嫡派絕去經生習氣鼠尾蠶頭居

然大雅風裁蒼松喬柏即云妙墨價本無雙況屬名臣品居第一宜其手蹟之流傳自有明神爲呵護者矣長沙黃虎癡二丈藏富墨林學窮筆陣秦漢之桓碑彝器盡入籤題晉唐之樂石祥金都歸品藻就中癖嗜厥有公書經搜訪者三十餘年萃精華於五十九種或豐碑或斷碣細大不捐或拓本或雙鉤精神悉見蓋先生客中遊覽每具氈椎暗裏摩挲便題齋曰訪古於長安肆上探奇於故紙堆中牽更觀索靖之碑因而駐馬李約見子雲之字取以名齋故能極希世之珍藏爲專門之賞鑒裝池以出臨風色煥縹囊韞櫝而藏入夜光騰芸案晨行斯在拱璧何加啟瑞人鄭侯之書廚曾蒙見示慕米家之畫舫從乞借觀正笏垂紳儼覩而神皆煥若忠臣烈士臨摹而意更肅然因劃沙印泥之難能知立德踐行之未遠然而小子竊有慨焉夫美男擁後則正士失姿姹女當前則高人寡色誰見

茂漪之迹格競簪花侈談急就之章書不及草以端勁強直為懸札以雖取側媚為名家是謂贅談厥由心害又或筆偵似虎墨更如豬活句不參而脈稜透露藏鋒雖貴而體態模糊此更誤入迷途適足滋夫譏議者也先生志存尚友愛書而實重其人名謝揮毫不學而能通其義費半生之心血存百代之典型因於趙璧之還聊附蘭亭之跋狂言肆意敢云結翰墨因緣斂服漏痕願永作弓裘世業

跋龍標芙蓉樓王少伯詩刻後

唐詩人王少伯以相如題柱之才抱賈傅懷沙之慽初由秘書而尉汜水枳棘空有鸞棲復自金陵而謫龍標雪泥偶經鴻踏後來遷客不廢嘯歌自古逐臣偏工怨誹盼雁影於衡陽煙外人遙長安聽猿聲於湘浦月中夢犢鄉國況橙黃橘綠一年多好景之時芷白蘭香三楚本騷人之地宜

其豔分屈宋揮毫而珠玉隨風秀挹沅湘落紙而雲山生色者矣無如劫灰久冷斷碣難尋訪送客之江樓朱闌蘚沒問乞詩於蠻洞鋪字煙消夫客到孤山問訊逋翁之遺稿人登峴首摩挲叔子之穹碑今無以傳後將何述奚檢全唐之集摘鈔尉楚之詩川原則信而可徵情事則慨焉如見東方朔吟哀時命不無落拓之懷陶淵明賦歸去來大有逍遙之致高樓飲綠樂石斯鐫存一邑之風騷助千秋之憑弔庶使貞珉耀彩江嶺明月齊輝妙墨流香江上芙蓉共豔詞劉夢得竹枝之調雅韻猶存登白太傅琵琶之亭流風未墜聊存梗概致云探得驪珠用誌遺蹤亦愧窺同豹管

龍標芙蓉樓登高唱和詩序

從來豪士對酒當歌況值良辰登高必賦潘大臨滿城風雨名傳七字之詩王子安一色水天才豔兩言之序風流不墜著許何嘗儁將白眼對人

殘致黃花笑我歲維巳亥節居重陽天高而一雁初來葉落而千峯獨瘦
夕陽烟暗汀洲橘葉新黃夜月霜濃浦溆蒹葭盡白於斯時也遊山蠟屐
恆多鞶遑之人臨水送歸大有悲秋之客晉張翰蒓羹鱸膾鄉思風前楚
鄂君沅芷澧蘭佳人天末莫不嬋媛寄慨斐亹含情欲藉良遊共攄夙抱
且夫河山者大造之奧區也文酒者風人之雅集也玉山藍水杜少陵藉
以成詩苜蓿江蘺李義山因而感舊假令貌玆九邑離尋勝地以遊敖必
將閒爾足音豈易尋賢之羅致今則人逢佳節地遷危樓當古蹟之重新
正盛筵之伊始碧城十二中天之闌楯玲瓏珠履三千上客則衣冠齊楚
覩秋蓉兮宛在悵仙尉以何之於焉釃酒臨江憑闌送目凄風冷雨盡濕
絃管以吹豳爽籟纖歌半入江雲而不散既觥籌之交錯復煙墨之橫飛
刻燭催詩擘箋授客摛巧思於競病矜捷得於尖叉投以滿囊斂而成帙

夫王右軍蘭亭修禊人半無詩石太尉金谷賞春客多罰酒館商飆而辯没讌賞寒宴臺戲馬以雲封詩歌寂寂何圖今日得與斯文爰編觴詠之新詞用誌昔今之雅契此日香浮菊蕊涉江而還道興懷來年錦聚朱囊分韻而詩豪繼響

貞節梁毋呂太孺人序

素娥青女耐天上之寒宵玉露金風試人間之勁草遂有海枯石爛之死靡他鏡破釵分于生何忍矯夫征之不復與去城崩悵乎美以云亡望夫石化歷觀史册代有芳儀然皆名正義從且遇時窮節見旨有方諸鳳卜遂折鸞行盟白水而非寒誓黃泉其相見守待終老遐采幣爲堅城繡佛長齋袒銘華如塗炭斯人可作自古爲難其惟梁毋呂太孺人乎太孺人璩自名門幼嫻內則謝侍郎之家世未絕綫音壯別鶴之門楣常隨宦轍

太孺人祖熾官禮部侍郎父培緒官江南常州府通判壻前婉娩既儉亦勤閫內周旋終溫且惠晨起而箴書女史紙薄桃花眼涼而詩詠關雎才輕柳絮嘗其奉母家居之日逮夫侍父歸里之年養能致敬無懈問寢者三喪必思哀幾欲滅身者再蓋以誠違班室早歲已擬於蓼莪痛比曹仁中年更歌乎薤露乃家人始則謂角鄉堂上豈可徇母而傷父心繼則謂明弱巢中尤當撫弟以延先祀太孺人用是強存祇息勉入水漿殆純孝本諸性情而幽貞嫺於禮義矣然其初也郭氏紅絲早諧佳偶楊家白璧用締良緣譜坦腹之有人豈齊眉而無日何意玉樓作記召還天上謫仙遂令銀漢支機慘絕橋邊織女璧埍鄉於何處桂水雲封入子合以潸然松江日暮則有憫其孤苦作爾賽修以合巹之未成縱改絃其何害太孺人矢諸皦日凛若秋霜謂婦人從一而終敢以未婚爲解㜸女子十年乃字除非死者復生人自多

言天非不諒既而阿翁殂謝服婦絰以承喪嗣子天亡繼孫枝而爲後太孺人身則常居外氏心則恆念汝家時享蒸嘗無廢蘋蘩之薦歲歸省視克修棗栗之儀盡教弟姪者即以教其孫而全孝慈者斯能全其節故兩家子姓之成立皆太孺人教育之力爲多也爾乃歌傳寡鵠雖同室罕聞其聲詞製哀鸞即比鄰難窺其面廚下進伊蒲之饌供養若斯燈前誦般若之經幽朋如許盡緣空業等固將白首同歸而抛老天荒惟有丹心不改悲哉蘇武十九年尚得生還寡矣陶嬰五十載終成死別此則從容尤難於慷慨婦烈且遜於女貞者矣嗟嗟嘗解忘憂术能連理非無梁孟式好琴瑟亦有姬姜工嚬粉黛孰若太孺人之生而薄命沒身不識所天死亦完人執手無慚入地者哉然使當日根非盤錯魄本團欒既約指以定情遂同心而偕老亦不過傳夫人之禮法生色笄珈又安能動織室之悲

吟爭光日月是知名者實之歸奇者正之至淒風苦雨僊易時而仍變和甘獨鶴孤鸞縱別調而總歸雅正顧或謂女而不婦人盡可夫少乖中正之宜微覺陰陽之戾然則臣皆率土未委質而猶非女既許縱復見金而不有是何言也庸可訓乎敢瑞居鄉杜母引金風前變契元卿同遊日示辱一編之展示肅百拜以陳詞謂太孺人苦節可貞則庸行翻為餘美幽光自闡知潛德無俟虛聲然而松嶺孤標雪霜斯阻栢舟一賦神鬼皆驚

卽今

逾旨榮膺綽楔千秋式燦遺祠列祀馨香百世不遷書存簡以如新起臺砥而無憾又孰非太孺人辭之所不得辭而報之適如其報者哉於戲典無忘祖是嘗年資政之女孫德足稱昆式此日孝廉之父母

徵和吳媛女史絕命詩啟

夫使媧皇鍊石補完離恨之天精衛銜沙塡滿相思之海綠珠井畔泉影潛圓紫玉墳邊烟痕亦活將從彈別鶴聞之未必傷心曲譜孤鸞作者亦爲多事無如佳人命薄少女風淒豈自古而已然復於今而更甚如芙娥女史則有可感焉爾乃一詩旅館兩字閨名未辨何年不知誰氏雖墨痕將淡冤如薄霧迷空而怨氣難消猶共奔精照夜加以館人解事爲護餘芳過客憐才閒書逸句知其椿庭隨宦梓里尋孫橋待渡以鵲塡嘗未承而鵲賓遂乃燕臺一騎送以于歸將同秦國三良要之臨穴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所異者冶豔華年淒涼遠路餞荊卿於易水豈有生還送蘇武於河梁眞成永訣而乃安閒就道慷慨登車楊太眞環上羅衣占來此日薛靈芸壺中血淚乾罷何時雖春令之在原奈子規之啼樹以故瓊花夜半墮地無聲楊柳春殘飄風有絮幽思縛繭憾三起而三眠彩筆

鈎心腸一掬而一斷若非識字招忌何來設使多情彼蒼亦老此豈憐生顧影故作不平之鳴愈知節誓撫心無異靡他之志矣然僕於此尤有惜焉夫其元豹一斑吉光片羽已覺薰香摘豔黃絹斯稱若教累牘連篇玉臺何讓倘令嫁王昌於早歲歸元相以終身允宜名擅頌椒才工詠絮即使鳳求不遇鳳侶仍孤以衛女之兩髦守陶嬰之七歲從容就義苦其節而節亦亨婉娩全貞死者生而生不愧則更爲絳幃之雅話彤史之幽馨已豈知玉質恢碎蘭香易摧公主琵琶魂空歸於月夜才人鸚鵡血竟染於芳洲此絲絃所以多變徵之音織笙所以有愁容之繭也僕哀頑感豔自覺情深拂璧籠紗頓增心重鈔陽春於一紙和巴曲之四章敢告同人共賡妍唱庶使徐陵操選佳製堪傳杜集編名彼姝不朽假九原可作方幸知已有人料一寸已灰敢怨他生未卜

正藍旗護軍統領富僧德祭文　翰林院撰擬

詰戎制勝爰資將帥之材加禮飾終用顯勤勞之績念干城而望邈俾泉壤以光生聿考彝章載頒寵綍爾正藍旗護軍統領富僧德素矢篤誠夙昭果毅初登宿衛馳驅歷有歲年繼典戎行敭歷兼乎內外嘗分旄於玉壘遂移鎮天金城耀池水之旌旗壯邊城之鎖鑰再登朝籍復掌禁軍陪都則用試師干內秩則嗣膺翊衛身依輦轂心歷久而彌勤卒練京營位屢遷而弗懈洎乎出關秉鉞分陝建幢六城之枹鼓稀鳴麗譙風暖四扇之關門不閉晝角霜清中雖罷職以還朝旋即賞官而入侍海疆防守蜃氣潛消禁旅統司鵷班仍晉方冀老成之倚畀忽膺末疾以淪徂錫以嘉名命之武壯既裿頒金於內府復申奠醊□□□緬鶡冠宣力之勸隆茲典禮篤虎旅奉公之節視此哀榮靈而有知庶其歆格

題明茶陵陳氏文選補遺後

昭明文選一書擷七代之英華集諸家之翰藻秦漢以下蔚為大宗雖辭多排比義聚鋪張音則雅鄭不分人則賢姦並列江都三策不與於纂綴右軍一敘或歎乎遺珠然而體裁縣密詞條豐蔚約舉卮言風雅斯在隨指一篇門徑可尋意專餉文士以膏馥故非詒哲王以龜鑑也古之述者意各有指不託虛美以涵名家陳氏此書意在正蕭氏之闕失補斯文之脫漏然既襲其名號便當挹彼芬馨使後人知俎豆不祧波瀾莫二斯為賢已而乃體製多歧淵源互異不以能文為本而以立意為宗事異篇章義乖準的又況捜羅之富未盡乎辭林注釋之精復愧乎書簏是猶絓牛鼎於纖枯綴狐裘以羔袖也然而磨厲人心標摯政軌方之前哲所得為多平心推論陳氏此書但當別為一集而不當廁於蕭氏之後至於詩賦

頌贊蓋無取焉評隲諸詞更加商榷庶乎觀文化成不讓前人以專美矣

今輒於校讀之次剌舉疑義刻於眉端復揭全書之得失於左

經德堂文集卷六

嗚呼此　先方伯所著經德堂文內集四卷外集二卷蓋在咸豐丙辰年官京師時手所釐定大要始於道光庚子辛丑訖於咸豐丙辰而止丙辰而後如是君是臣錄諸帝論及官通政司副使米捐奏議各稿皆不入此集　先方伯平生好學嗜書著作最富成書已刊行者小學高注補正古韻通說南樓吟草粵闈唱和集經籍舉要字學舉隅粵西團練輯略七種書成而未及刊者爾雅經注集證是君是臣錄班書識小錄通鑑識小錄諸子精言莊子字詁昌黎詩選眉山詩選山谷詩鈔遺山詩鈔浣月山房隨筆視學須知味道腴室制藝霏碧軒詩賦皆藏於家若春秋古禮輯鈔春秋列國年表天下金石文字記略金石待訪錄談鹽錄談藝錄之類尚多皆存稿而書未及就　先方伯學術品望至今士林見思而政事勳業被於湖北江西人之口者數十年如一日繼棟少壯無成不克收拾墜緒

頻年南北奔走靡有暇日今幸於京師留滯有年始克盡取家中遺稿校讎寫定首刻此文集六卷詩詞各稿次第梓行伏思 先方伯丙辰而後詩詞有韜帚集散體文於殘稿內檢尋不一二首而官江西布政使時逆匪踞東南江西僅省會暨一府未沒於賊 先方伯籌餉籌兵心力交瘁以此致疾不起則當年蓋謨壯畫宜必有見諸文字可傳於後者而 繼棟 時年十四在署廑五閱月以致遺文多半散佚未從掇輯蹈有美不稱之誚則尤 繼棟 所每懷而永痛於心者也 先方伯手定文稿本三集別集爲視學湖北時政書今故遜梓又文一類中而其事疑所先後者以經手定今亦未另次第駢體文自富僧德祭文文選補遺題後之外皆少作中有闕文一二字皆原稿爲鈔胥所脫謬無可校正故悉從闕如也光緒四年夏六月 男繼棟 百拜敬識